





漢記
三本

三冊
舊抄
前漢紀

漢紀
附
影宋舊抄本
拾壹卷
三冊

漢記

漢紀
舊抄
三本



漢紀目錄并序

荀氏

高祖一第一

高祖二第二

高祖三第三

高祖四第四

孝惠第五

高后第六

孝文上第七

孝文下第八

孝景第九

孝武一第十

孝武二第十一

孝武三第十二

孝武四第十三

孝武五第十四

孝武六第十五

孝昭第十六

孝宣一第十七

孝宣二第十八

孝宣三第十九

孝宣四第二十

孝元上第二十一

孝元中第二十二

孝元下第二十三

孝成一第二十四

孝成二第二十五

孝成三第二十六

孝成四第二十七

孝哀上第二十八

孝哀下第二十九

孝平第三十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宗高祖定

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

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
龍見鳳皇集麒麟臻神馬出袂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
昇寶磬袂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
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
星集于東井各一大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
石十一一星殞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汎
溢為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兩草
兩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子枯木更生大
石自立建安元月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外命元輔征討
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
事中祕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畧舉其要假以不直尚書給紙
筆虎賁給書吏悅於是納集舊書撮序表志摠為帝紀通紀
其事列繫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

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
殊大畧相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繁
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畧其文凡為三十卷數十餘
萬言作為帝記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古云爾會悅
遷為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
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
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
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
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畧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
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
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
世立業羣后之威勳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
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

惠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

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高祖第一

漢紀衆事而繁之於年月也

荀氏

曰紀理也統理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
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翼翼以監
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
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
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
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郵瞻前顧後
是紹是繼臣悅職監祕書攝官承乏祗奉明詔竊惟其宜謹
約撰舊書通而叙之摠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
存其大體旨少所執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為要紀未克厥中
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漢興繼堯之胄承周之運接秦之弊漢祖初定天下則從火德

斬蛇著符旗幟尚赤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其後張蒼謂漢為水

德而曹誼公孫弘以為土德及至劉向父子乃推五行之運以承

毋始自伏羲以迄于漢宜為火德其序之也以為易稱帝出乎

震故太皞始出於震為木德號曰伏羲氏共工氏因之為水德

君水火之間霸而不王非其序也炎帝承木生火固為火德號

曰神農氏黃帝承之火生土故為土德號曰軒轅氏帝少昊滅

帝摯承之土生金故為金德號曰金天氏帝顓頊承之金生水

故為水德號曰高陽氏帝嚳承之水生木故為木德號曰高辛

氏帝堯始封于唐高辛氏衰而天下歸之號曰陶唐氏故為火

德即位九十載禪位于帝舜號曰有虞氏故為土德即位五十

載禪位于伯禹號曰夏后氏故為金德四百四十二年湯伐桀

王天下號曰殷為水德六百二十九年武王滅紂王天下號曰

周

周為木德七百六十七年秦昭王始滅周而諸侯未盡從至昭王之曾孫政遂并天下是為始皇帝有天下十四年猶共工氏焉非其序也自周之滅及秦之亡凡四十九年而漢祖滅秦號曰漢故為火德矣在昔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以御龍事孔甲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其適晉國者為范氏別處秦者為劉氏當戰國時劉氏徙于魏遷于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

漢高帝諱邦字季初昭靈后嘗負天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上皇視之見蛟龍臨之遂有娠而生高祖隆準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有大智度曾為泗水亭長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每飲醉留寢其家上嘗見光怪負等異之輒折契棄券而不責單父人呂公好相人有女以為貴避讎于沛沛令求其女不與及見公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女妻焉是為呂

后生孝惠魯元公主嘗有老父過乞漿相呂后惠孝魯元公主皆大貴及見高祖乃大喜曰夫人兒子蒙君之力也君貴不可言也遂去不復見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夜行經豐西澤中有虵當道拔劍斬之遂過後人至者見一老嫗哭虵曰此白帝子也向赤帝子遇而殺之嫗因忽然不見高祖亡避吏於山澤中呂后常知其處云高祖所在上有赤色雲氣占氣者云山東有天子氣秦始皇帝乃東遊欲以厭之秦二世胡亥元年秋七月發閭在屯漁陽陽城人陳勝字涉陽夏人吳廣字叔皆為屯長行至蘄會天大雨度已失期失期法當斬遂因天下之怨謀叛陳勝以繒為書置魚腹中曰陳勝王令人賣之士卒得魚者故已怪之矣又令吳廣夜於叢祠中稱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衆乃大驚遂殺其將尉號令徒屬稱大楚勝為大將軍廣為都尉攻掠城邑至陳衆數萬人勝自立為楚王大梁人張耳

陳餘諫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賊今始至陳自立為王是示天下私也不如三六國後自為樹黨進師而西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安據咸陽以令諸侯天下可圖也勝不聽以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北徇趙地當此之時楚將徇地者甚衆楚兵數千為聚黨者不可勝數以吳廣為假王監諸將以周文為將軍衆十餘萬西至戲水蓋百二十萬矣秦令將軍章邯救驪山作徒七十萬人以擊之是時吳廣別圍滎陽不能下將軍田臧等謀曰假王驕不可與計謀乃矯陳王命誅吳廣進兵而西是歲太白再經天占曰法為大兵天下易王九月沛人殺其令高祖為沛公蕭何為丞相曹參周勃以中涓從夏侯嬰樊噲為舍人蕭何即沛主獄吏曹參沛獄掾嬰沛廢驕勃以織薄為產噲以屠狗為事皆公之舊也是時沛公在外黃兵衆數百人蕭何等欲應陳勝故召沛公立之收沛子

弟得三千人而項籍亦起兵會稽籍字明故楚將項燕之孫也羽初起時年二十四身長八尺二寸目重瞳子力能拔鼎與季父項梁避讎於吳梁好為辨說陰有大志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梁乃與籍殺會稽太守殷通佩其印綬自號為會稽將籍為裨將徇下部縣張耳陳餘既至趙說豪傑曰秦為亂政虐刑賤賊天下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內外搔動百姓罷弊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莫不響應於此時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因天下之力誅無道之秦報父兄之讎而成大業者此壯士之一時也皆然其言乃收兵數萬人遂下趙十餘城武臣自號為武信君進軍圍范陽范陽人蒯通為其令徐公說武信君曰范陽令欲以其城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諸守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計莫若以黃屋朱輪以迎范陽令使馳騫于燕趙之郊

則邊城皆喜相卒而降此由以下坂而走丸也武信君乃以侯
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耳餘聞諸將徇地者多畏以
讒得罪又怨陳王不以已為將軍故勸武臣反武臣遂自立為趙
王耳為丞相餘為大將軍陳王欲誅其家在國房君賜諫王曰
秦王未亡而誅趙王家是復生一秦也不如因賀之令進兵擊
秦勝後之耳餘與趙王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
兵於趙不如北徇燕地以自廣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
乃使韓廣北徇燕地燕人欲立廣為王廣曰毋在趙不可也燕
人曰夫以楚之強不敢害趙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廣乃自立
為王而趙亦歸其家趙王畧地燕界間行為燕軍所得囚之以
求割地趙使請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請使燕軍說燕將曰夫
張耳陳餘與武臣俱杖馬策下趙數十城豈樂為人臣哉願其

兵四十萬衆并章邯軍故也是時枉矢西流如大流星地行若
有尾首廣長如一匹布著天天星墜至地即石也枉矢所觸天
下所共伐也凡枉矢之行以亂平亂項羽伐秦之應沛公又敗
秦軍于栗邑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拔鄢郢北坑
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卒賜死于杜郵蒙恬北逐戎人閉榆
中之地數千里竟斬于雲陽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誅
之今將軍為將三年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丞相趙高
專政日久今事急恐二世誅之必因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
更代以免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必死無功亦死且夫
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
疑陰與項羽約未決鉅鹿之圍陳餘
不能救趙張耳令張壓圍陳釋召餘餘
皆沒及罷圍耳責怒餘餘曰所以不

豈樂為人臣哉願其
與下頁銜接不上
為表訂外誤所致此頁與下頁中脫三頁
在卷二之三至五頁

則邊城皆喜相卒而降此由以下坂而走丸也武信君乃以侯
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耳餘聞諸將徇地者多畏以
讒得罪又怨陳王不以已為將軍故勸武臣反武臣遂自立為趙
王耳為丞相餘為大將軍陳王欲誅其家在國房君賜諫王曰
秦王未亡而誅趙王家是復生一秦也不如因賀之令進兵擊
秦勝後之耳餘與趙王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
兵於趙不如北徇燕地以自廣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
乃使韓廣北徇燕地燕人欲立廣為王廣曰毋在趙不可也燕
人曰夫以楚之強不敢害趙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廣乃自立
為王而趙亦歸其家趙王畧地燕界間行為燕軍所得囚之以
求割地趙使請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請使燕軍說燕將曰夫
張耳陳餘與武臣俱杖馬策下趙數十城豈樂為人臣哉顧其

兵四十萬衆并章邯軍故也是時枉矢西流如大流星地行若
有尾首廣長如一匹布著天天星墜至地即石也枉矢所觸天
下所共伐也凡枉矢之行以亂平亂項羽伐秦之應沛公又敗
秦軍于栗邑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拔鄢郢北坑
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卒賜死于杜郵蒙恬北逐戎人開榆
中之地數千里竟斬于雲陽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誅
之今將軍為將三年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丞相趙高
專政日久今事急恐二世誅之必因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
更代以免其禍將軍居外又多內隙有功必死無功亦死且夫
天亡秦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
欲長存豈不哀哉章邯狐疑陰與項羽約未決鉅鹿之圍陳餘
以數萬人軍在鉅鹿北力不能救趙張耳令張壓圍陳釋召餘
遣壓釋將五千人當秦軍皆沒及罷圍耳責怒餘曰所以不

進死欲報秦也今赴秦軍如以肉餵虎當何益也耳又以為餘
殺屬釋餘怒曰不意居之望臣深也乃解印綬去耳取之遂收
其軍餘與數百人之河上漁獵初耳餘為刎頸交俱隱身為里
監門餘常父事耳由是有隙春二月沛公過高陽酈食其為里
監門年六十餘縣中謂之狂生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令兩
女子洗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率義兵誅無道秦不宜
踞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之食其進計曰天下之郡陳留常衝
四通五達之郊也多積粟臣請使其令下公即不听率兵攻
之臣為內應破陳必矣於是沛公引兵隨而攻之遂取陳留號
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以為將軍時商聚黨數千人以兵
屬焉夏六月沛公攻宛韓王使張良從南陽太守呂齮保城不
下沛公欲遂西張良曰強秦在前宛兵在後此危道也乃圍宛
宛急南陽太守呂齮擬自殺其舍人陳恢逾城出見沛公曰宛

吏懼死皆堅守足下益刀攻之死傷者必衆引兵西去宛必
隨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不如降之封其守
引其甲卒而西北城未下者必開門而待足矣沛公曰善秋
七月封南陽太守齮為殷侯封陳恢為千戶侯引兵而西無不
下者軍所過不虜掠秦民喜章邯遂降項羽盟于殷墟之上立
邯為雍王置軍中長欣為上將將秦降卒前行八月沛公攻
武關趙高殺二世以請和求分王關中沛公不听高乃立二世
兄之子嬰為王嬰立誅滅趙高遣兵距峽關張良曰秦兵尚強
未可輕也願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
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沛公欲听之良曰今獨其將欲叛士
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而擊之乃擊秦軍大破之遂至

藍田

藍田

漢紀卷第一

漢紀卷第一... 漢祖十月至霸上故...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所聚是謂易行有德者昌無德者殃... 車白馬係頸以組奉皇帝璽降于軹道... 於是秦遂亡矣... 荀氏... 漢祖十月至霸上故...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所聚是謂易行有德者昌無德者殃... 車白馬係頸以組奉皇帝璽降于軹道... 於是秦遂亡矣... 荀氏...

高祖二第二

漢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為歲首也

荀氏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後歲星也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聚是謂易行有德者昌無德者殃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奉皇帝璽降于軹道傍沛公執之以屬吏於是秦遂亡矣

本傳曰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擬隴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

臣固守以闕同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此之時商君

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橫而鬪諸侯于

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及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

遺業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

懼會盟而謀弱秦合從締交相與為一常以十倍之地百萬

之軍仰闕而攻秦秦人開闕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

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橈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伏弱國入朝及至始皇奮公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頽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峻臨不測之深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北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閔中之固萬世之業也於是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百姓失望而天下懷怨矣故陳涉起於行陣之間將數萬之衆轉鬪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影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夫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

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沛公入咸陽宮室婦人珍寶大馬之飾甚盛欲留之張良諫沛公曰秦為無道故使沛公得至于此今始至秦即安其樂此助桀為虐也乃還軍霸上諸將皆爭取秦寶貨蕭何獨悉收秦圖書十有一月沛公與秦人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及監抵罪吏人皆安土如故民爭獻牛酒又讓不受於是民知德義矣沛公乃遣兵距關欲王關中是時項羽卒諸侯兵四十萬衆號百萬衆西至新安降卒心不服出怨言羽乃夜擊之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十有一月遂至鴻門欲擊沛公項羽季父項伯告張良令出良曰今事急亡去則不義乃告沛公令見項伯項伯自解于項羽沛公遂見羽于鴻門亞父范增欲擊沛公羽不聽范增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項莊既舞項伯常以身蔽沛公於是其急賢成君樊噲聞之故劍指衡門而入立

于帳下羽曰壯士哉賜之危酒豚肩既飲酒拔劍切肉肉尽因責讓羽曰沛公先定閔中以待大王今大王所聽臣之言乃欲誅沛公臣恐天下一旦解心疑大王也所以遣兵守閔者備他盜也羽默然遂無誅沛公之意沛公乃還霸上范增怒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羽遂殺子嬰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韓生說羽令都閔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曰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怒殺韓生羽所過殘賊秦人失望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長沙都郴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閔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司馬忻為塞王董翳為翟王黥布為九江王徒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徒魏王豹為西魏王徒燕王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趙將

勢初定且以長幼相次先立武臣以名為求王實欲令燕殺之而分王其以兩賢立左提右擊而賈直義破燕以燕乃遣趙王廝養卒為御而歸魏人周市為陳王定魏魏人欲立市市曰國家昏亂忠臣乃見乃請於陳王立故魏公子咎為魏王故齊王田氏之族儋亦殺縣令自立為齊王章邯敗楚軍殺周文於邯鄲殺田臧於教倉楚將皆敗秦遂攻陳破之

沛公二年冬十月秦將圍沛公於豐出與戰敗之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葦令雍齒守豐趙將李良為章邯所招遂叛以兵襲武臣武臣死張耳陳餘出走十二月陳勝之御莊賈殺陳勝以降秦楚人葬之碭謚曰隱王勝故中涓人呂臣復收餘兵攻陳以殺莊賈是時勝先令將軍秦嘉掠地及勝死嘉立景駒為楚王初勝嘗與人傭耕相謂曰富貴無相忘耕者笑曰汝今傭耕何

勢初定
以長幼相次
先立武臣
以為求王
實欲令燕
殺之而分
王其

于帳下羽曰壯士哉賜之危酒豚肩既飲酒拔劍切肉肉尽因責讓羽曰沛公先定閔中以待大王今大王所聽臣之言乃欲誅沛公臣恐天下一旦解心疑大王也所以遣兵守閔者備他盜也羽默然遂無誅沛公之意沛公乃還霸上范增怒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羽遂殺子嬰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韓生說羽令都閔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曰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怒殺韓生羽所過殘賊秦人失望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長沙都郴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為漢王王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閔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司馬忻為塞王董翳為翟王黥布為九江王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徙燕王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趙將

勢初定且以長幼相次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三人名為求王實欲令燕殺之而分王其地夫以一趙尚陵少燕今以兩賢立左提右擊而賈直義破燕必矣燕乃遣趙王廝養卒為御而歸魏人周市為陳王定魏魏人欲立市市曰國家昏亂忠臣乃見乃請於陳王立故魏公子咎為魏王故齊王田氏之族儋亦殺縣令自立為齊王章邯敗楚軍殺周文於邯鄲殺田臧於敖倉楚將皆敗秦遂攻陳破之

沛公二年冬十月秦將圍沛公於豐出與戰敗之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葦令雍齒守豐趙將李良為章邯所招遂叛以兵襲武臣武臣死張耳陳餘出走十二月陳勝之御莊賈殺陳勝以降秦楚人葬之碭謚曰隱王勝故中涓人呂臣復收餘兵攻陳以殺莊賈是時勝先令將軍秦嘉掠地及勝死嘉立景駒為楚王初勝嘗與人傭耕相謂曰富貴無相忘耕者笑曰汝今傭耕何

富貴也勝曰鷺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及勝為王耕者叩門曰吾
欲見涉勝見之出入輕慢益發舒勝貧賤故毀傷威重勝斬之
故人皆棄而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房為忠正胡武為司過以
苛察為忠而勝任之是故諸將不親附此其所以亡也雍齒以
豐叛降于魏春正月張耳陳餘收趙眾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
耳餘乃立舊趙之後趙歇為趙王沛公將見景駒過張良于留
良韓人其先五世相韓及韓亡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
報讎強秦秦始皇東游良募力士擊之誤中副車已匿下邳遊
于圯上有一老父至直墮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甚怪
愕為其老乃取履跪而進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與吾會
此及期而良後至老父怒之凡三期而良先至老父乃喜遺書
一編曰讀此即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於濟北穀城山下黃
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乃以說沛公公

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所授故遂屬焉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聞陳
嬰已下東陽欲與連和嬰者故東陽令吏縣中欲立為王嬰母
曰汝家世貧賤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猶得封
侯事不成禍有所歸而易以亡嬰遂以兵屬梁黥布亦以兵
屬梁焉布六人也少時客相之當黥而王及其黥也乃欣然而
喜輸徒驪山遂亡走至江中聚徒屬而從項梁夏四月項梁殺
景駒及秦嘉止濉沛公往從之梁益沛公兵遂攻豐拔之雍齒
奔魏居巢人范增年七十餘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
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故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
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鋒起之將皆爭附君者
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後也梁乃求懷王之孫心人為
牧羊六月楚心立號曰懷王陳嬰為上柱國梁為大將軍號武
信君封沛公為武安侯為碭郡長張良亦說項梁立韓公子成

為韓王良為司徒畧韓地章邯追兵攻魏魏將周市請救於齊
楚市以二國師不至章邯擊殺市遂圍臨濟魏王咎偽使其人
納降而自殺章邯進伐齊殺田儋儋後弟榮收餘兵保東阿齊
王建之弟田假自立為齊王田角為相田簡為將軍章邯圍東
阿沛公項梁救之大破章邯秋七月大雨霖至于八月田榮歸
逐田假立儋子市為王已為相榮從弟橫為將軍田假奔楚田
角田簡奔趙項梁遂追秦軍使召齊王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
趙殺田簡乃出兵梁曰田假窮來投我我不忍殺齊使曰夫螻
螻手則斷手螯足則斷足為其害體也夫田假角簡之在楚趙
豈不手足之戚何故不殺梁不聽齊遂不肯出兵沛公項梁敗
秦師于雍丘斬秦將李由而梁益輕秦有驕色故楚令尹宋義
諫曰臣聞戰勝將驕卒墮者敗今卒少墮矣秦兵日盛臣為君
畏之梁不聽使宋義于齊遇齊使者義曰武信君必敗公徐行

即免疾行必及禍矣九月章邯大破楚於定陶項梁死齊使徐
行不及禍也魏王咎之弟豹復收魏衆自立為魏王楚懷王都
彭城約諸侯曰先入咸陽者王之章邯既敗項梁以楚不從憂
乃北伐趙大破之趙王歇保鉅鹿秦將王離圍之章邯軍其南
築角道而輸之粟楚救趙以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項羽
為次將范增為末將遣沛公別西入關于是灌嬰以中涓後嬰
洛陽販繒者也是時曹參數有戰功封為執帛侯號建成君
沛公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叛田榮將兵助楚十有一月楚師
至于河上項羽謂宋義曰疾引兵渡河我擊其外趙應其內破
秦軍必矣義曰不然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不勝則我
鼓行而西必奉秦矣故不如鬪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
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
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羽曰將軍

勦力伐秦而久留不行歲飢民食半菽軍無見糧乃更飲酒高會不因趙與食并擊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牽趙趙亡而秦益強何弊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寢不安席掃境內而屬之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牽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乃晨朝宋義即入其帳中斬宋義頭以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王謀反王陰令籍誅之乃使報命于王王以羽為大將軍十有二月項羽濟河沈船破釜燒廬舍令人持三日糧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九勝絕角道大破秦軍虜離當此時諸侯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進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望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又羽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莫不怖懼於是既破秦軍羽見諸侯上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者由是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羽焉於是羽威權遂振四海初宋義與項羽將五萬距秦三將當王離與羽大戰時精

司馬卬數有功立為殷王瑕丘申陽先下河南迎楚王于河上立陽為河南王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別將擊河南郡功多立敖為臨江王舊齊王建之孫田安初以濟北數城降之為濟北王田榮背項梁陳餘不從入關故皆不王然素聞餘賢封南皮三縣為都君別將枚銷功多封萬戶侯夏四月諸侯皆就國漢王欲叛楚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西不猶逾於死乎且語稱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于一人之下則申于萬人之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乃就國賜曹參爵為建成侯樊噲為臨武侯張良說曰願王燒絕棧道示無還心良因絕棧道而還於韓於是沛公遂至南鄭封呂公為臨泗侯淮陰人韓信為治粟都尉初信家貧常寄食于下鄉亭長亭長妻厭之乃自絕而去釣於下邳城下有漂

毋憐信食信數十日信日富貴我必厚報毋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豈求報乎淮陰市有少年衆辱信曰能死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信遂俛而出其跨下市人大笑之信母死家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葬地令其情可置萬家者後事項羽為郎中羽不能用而去歸於漢坐事當斬之伏鎖仰視乃見夏侯嬰曰王不欲取天下邪而斬壯士太僕嬰言之於王赦之不以聞三日乃至王怒曰何之曰追亡者耳王曰諸將亡者十輩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大王必欲定天下非信無可用者王乃以為大將軍何曰太王性慢人每拜大將軍若召小兒此信所以去也宜立壇場齋七日設九賓禮而拜之既拜信衆咸驚焉信見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也王曰然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王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

以大王不如也項王喑鳴叱咤千人皆靡然不能屬任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與人恭謹人有疾病流涕與之分食至于封賞恠而不能與此持匹婦之仁耳雖王天下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踈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雖名為伯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返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勝且三秦王詐其衆降諸侯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邯鄲翳等三人得脫秦人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除秦苛法吏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秦人無有不恨者今大王率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也五月與韓信俱東蕭何留守蜀王進兵襲雍雍王章邯敗走廢丘令將軍樊噲圍之王遂東田榮怨

項羽不肯王已又不肯令市徙膠東市畏楚亡之國六月田榮
殺市自立為齊王而擊田都都亡走楚田榮與彭越將軍印綬
令反徇梁地越者昌邑人也初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為長
與期會十余人後至越曰請斬最後至一人衆皆笑曰如至如
是越遂斬之立約束而盟徒屬皆驚而不敢仰視後中萬余人
在鉅野中無所屬乃受榮印綬擊殺濟北三安榮遂并三齊之
地遼東王韓廣不肯徙之國故燕王臧荼殺廣并其地塞王所
翟王賢來降項王殺韓王成以張良從漢入秦故也以故吳令
鄭昌為韓王距漢張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之蜀欲得關中
如約則止不敢反也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欲滅楚國羽以故
不西而北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稱疾遣四千人助楚是歲實
乙未也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于郴陳餘既怒張耳且
怨項羽之不王已也乃請兵于齊以伐趙破常山趙王張耳欲
走楚齊客有甘公者說耳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于東并其
占曰當以義取天下漢入秦可謂能義矣楚雖強後終屬于漢
耳乃走漢漢以故秦柱下史陽武人張蒼為常山太守陳余迎
趙王歇反之于趙趙立余為代王余以趙王弱乃使夏說為國
相君代余相趙張耳間行歸漢漢以為成信侯河南王韓王來
降十有一月立舊韓王孫信為韓王使諸將畧地若一郡降
者封萬戶侯王使人招陳余余曰漢殺張耳乃從漢乃求人類
耳者送其首余將從漢聞耳詐死乃止春正月項羽伐齊殺田
榮齊降於楚羽焚其城郭殺降卒係虜老弱齊復叛楚降漢
漢王立社稷於長安施恩惠賜人爵蜀漢人從軍者家復祖稅
二歲關中人從軍者復祖一歲人年五十已上能善道教訓者
復徭役常以十月賜民牛酒蕭何守關中治櫟陽宮定約束轉

漕給軍專任閔中事是時沛人王陵聚黨數千人在南陽始
來從漢項羽得陵母漢使至楚羽使母招陵陵母見使者曰為
我告陵漢王長者也終事之無二心因伏劍死三月魏王豹降
陳平因魏無知始來陳平陽武人也家貧好讀書少時嘗為里
中社宰分肉甚平均父老善之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如此
肉矣事魏王及項羽不能用歸漢漢王與參乘令典護諸將諸
將皆怒曰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乃命監護長者王愈益任用
之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
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王殺義帝是天下
之賊也夫仁者不以勇義者不以力若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
告諸侯而事東伐此湯武之舉也王曰善乃與義帝發喪大臨
三日素縞以告諸侯夏四月田橫立榮子廣為齊王橫為相止
城陽項羽與齊戰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東襲楚至

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拜為相國令定梁地王遂入彭城
悉收楚美人室貨置酒高會羽聞之留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
萬人婦晨襲漢軍於濉水上後旦至日中殺漢士卒十餘萬人
皆入睢水濉水為之不流漢軍大敗圍王三匝會天大風揚砂
晝晦楚軍大亂而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
行楚追急輒推墮之夏侯嬰嘗收載之遂得免而太公
呂后被獲于楚時諸侯皆復歸楚楚進兵而西蕭何悉發關中
卒諸軍韓信亦收余兵與王會擊楚于京索聞大敗之騎將灌
嬰又敗楚騎於滎陽東故楚師不能復進陳平為亞將屬韓信
或曰陳平雖美丈夫如冠王耳未有所知也平居家盜媼其媵
在官受金王以讓魏無知無知曰大王所知者行也臣所言者
能也顧其計誠足以益國耳又何疑王以平為護軍中尉尺監
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王謂羣臣曰誰能為我說九江王今皆

楚項羽必留留三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有儒者隨何請使至九江三日不得見何說太宰曰今臣所言是耶太王所欲聞非邪何等二十人伏斧鑕於淮南市以明大王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言之于王而見之何曰竊見大王之與楚何也王曰寡人北面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臣事楚者以為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自負板築以為士卒光大王宜悉率淮南之中身為先鋒乃祭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戰于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中日夜會戰今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于人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危之夫楚兵雖強負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之兵還守城臯荊陽下蜀深溝高壘分卒守徼乘寒楚人追兵間行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楚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輸千里之外漢

堅守不動進則不得前退則不得解楚亦不足恃也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臣非以淮南之甲足以亡楚也今大王率兵而背攻楚楚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大王不向萬全之

自託於危已之

楚臣竊惑之布陰許之會楚使至方急責布祭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得以令發兵布甚愕何因令布殺使者而起兵項羽使龍沮擊淮南而身攻下邑六月漢王歸櫟陽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關中大飢

未斗五千人相食秋八月如滎陽使酈食其說魏王豹豹曰漢王侮慢人罵詈諸侯王如奴虜耳吾不忍復見也食其還王問魏大將軍誰也曰柏直也王曰此將其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不能當灌嬰步將項他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韓信聞魏不以周叔為大

將軍乃喜遂進兵偽陳舩欲渡晉魏聚伏兵以距之信乃伏兵
後下陽以木嬰在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初豹有姬曰薄姬許
負相之當生天子豹恃此而反豹敗王遂納薄姬是生文帝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良及曹參等破代擒夏說進伐趙獲趙王
歇斬成安君陳余韓信之伐趙也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
餘曰漢兵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也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
樵蘇後襲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
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
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則不得鬪退則不
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矣陳余曰韓信
兵號數萬千里徑來襲我亦不罷勞今我以二十萬中避而
不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請吾怯而輕宋伐我不听韓
信使人關之知其不用廣武君計乃敢進兵未至井陘口三十

里止舍夜半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趨趙軍
信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拔趙幟之漢赤幟乃使
萬人先行背水為陣平旦信建天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
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俾不勝偽棄旗鼓走还水上軍趙空
壁爭漢旗鼓逐信耳於是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之漢赤
幟二千趙軍不能敗水上軍乃还見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
破趙中矣遂乱而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於是漢兵夾擊大破
之既而諸將問信曰兵法又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
背水陳何也信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此兵法也且信非得素拊循
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故置之於死地既人人自為戰即
與生地皆走尚安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信令軍
中曰生得廣武君者購千金信得之乃東面師事之問曰吾欲北
攻燕東伐齊何如對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

以圖存又何問焉信曰向使成安君听子之計則信亦將為子擒矣固問之對曰足下威振諸侯名聞海內然士卒罷勞其難用今足下率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曠日糧竭若燕不拔齊必距境以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不如按甲休兵日享士卒大夫北首燕路然後使一乘之使秦趙之書燕不敢不從燕從而臨齊齊雖有智者亦不能為齊計也兵法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乃祭使使燕燕听命於是請立張耳為趙王以拊循趙甲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二月九江王布及隨何至布為楚所攻敗故間行而來王拒楚於成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殷封其後於宋秦滅六國使無立雖之地大王誠復六國之後彼皆戴仰大王德義願為大王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歛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未行張子房至王以問之良曰

大事去矣漢王方食良曰臣請借前筋以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大王能乎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賑貧窮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三矣偃革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武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塹示天下不復輸積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六矣天下遺士離親戚捐墳墓去故舊從大王者日夜望尺寸之地今乃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及故舊大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挽而從之大王安得復臣之哉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計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今趣銷印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

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余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酈生亦說漢王而以說者同其得失異當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時率從六國攻滅強秦之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蹙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刀待時承敵之蹙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功退則受禍此同事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泗水

而趙不能敗 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上之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不出必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殆墮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陳平進謀曰項王大臣不過數人大王能捐萬斤金間楚君臣使相疑惑可以破楚必矣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不問出入平多行反間謂項羽曰諸將功多矣而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楚分王其地項王疑之夏四月楚圍漢王于滎陽歷陽侯范增欲急擊滎陽項羽

不信增怒乞骸骨歸未到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紀信謂王曰
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漢王降楚
楚軍皆稱萬歲之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出城西門
令御史大夫周苛與魏王豹守滎陽周苛曰反國之王
難與共守苛乃殺魏豹項羽見紀信非漢三乃大驚怒燒
殺紀信王自西入關收兵復東轅生說曰今出武關項王必引
兵而南大王深壁勿與戰項羽用兵疾如雷電令成臯
滎陽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
也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乃分於漢王得休息後與之戰破楚
必矣漢王從之王復出軍宛葉間項羽果引而南漢兵深壘自
守是時彭越等擊楚得項蓋薛公於下邳殺之羽乃自擊彭越
越敗走羽乃引兵還拔滎陽獲周苛謂苛曰吾方以公為將軍
封三萬戶侯能為我死節否苛瞋目罵之羽怒乃烹之遂圍成

臯之所殺亦無數秋七月有星孛於大角大角為王坐本志
以為楚王亡之徵也八月王鄉食師河南歆復戰郎中令鄭忠說
曰高壁深壘勿與戰王乃使從兄劉賈與盧縮將兵入楚地
佑彭越樊楚積聚復擊破楚師於燕西下梁地十七城九月項
羽東擊彭越令大司馬曹咎長史欣守城臯酈食其說王曰夫
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積粟甚多楚人不堅守敖
倉乃引兵而東令士卒分守成臯此天所以資漢也且兩雄不
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搔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
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願大王急復進兵收滎陽據敖倉之粟
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
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雖數十萬
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稱東藩
臣王曰吾乃進兵復守敖倉使食其說齊王曰知天下所歸即齊國

可得而有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夫漢王定三秦出武關而誅殺義帝之賊收天下之兵紹諸侯之業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卒與天下同其利豪傑俊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會蜀漢之粟方舡而下項王有殺義帝之名有背約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敢用事為人刻印刻而不能授積財而不能敗故天下之賢才怨之故天下歸漢可生而策也夫漢王奔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授上黨之兵北破趙魏誅成安君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所授也今以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社稷可得而保也齊王以為然乃罷守兵與食其日縱酒焉

漢紀卷第二

漢高三第三

荀氏

四年冬十月韓信將伐齊聞既和欲述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未有詔止何以得無行乎且酈生一儒士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十萬衆乃下趙五十餘城勞苦將士數年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襲齊齊王以酈生為曹邑乃烹之齊王走高密項羽東伐外黃外黃數日乃降羽令男子十五已上詣城東欲悉坑之外黃令舍人見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墮且降以待大王大王又欲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後此已東梁地十餘城皆懼莫敢下矣羽赦之羽初之東山屬大司馬曹咎長史忻曰漢即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而漢果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上士卒半渡漢擊破之尽得楚固室貨曹咎長史忻皆自殺王遂進兵取成臯羽下梁十餘城聞曹咎破乃还羽於廣武間為高

姐置太公於其上曰漢不急下吾身太公王不听羽怒欲殺太公項伯曰夫為天下者不顧其家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使人謂王曰願與王挑戰面決雄雌王笑謝之曰寧鬪智不鬪力羽令壯士挑戰漢使善射者接煩射楚三人殺之羽大怒即自出願目叱之接煩目不能視手不能奔走還入壁王使間問之乃羽也王大驚於是王與羽臨廣武間而語王教羽曰汝背約王我於蜀漢其罪一也矯殺鄉子冠軍而自立其罪二也受命救趙不還報命而擅劫諸侯入關其罪三也與懷王約入咸陽無暴掠汝燒秦宮室掘始皇冢多取財寶其罪四也殺秦降王子嬰其罪五也詐坑秦卒二十萬其罪六也皆王諸侯善地而徒逐其王令臣下爭叛其罪七也出義帝於彭城而自都之多自與已地其罪八也殺義帝於江南其罪九也夫為人臣自欲爭天下大逆無道其罪十也吾以義兵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

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怒伏弩射王中脅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王疾甚入城臯中尉周昌為御史大夫田橫請救於楚十有一月楚使龍且救齊號二十萬衆與齊合軍或謂龍且曰漢兵遠戰窮寇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自守命齊王使其信臣招取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之必自叛漢漢二千余里客居其間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救齊而降之吾有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而有吾平生時知韓信之為人易與耳遂將兵與韓信夾濰水而陣信乃夜令人為萬余囊盛以以壅水上流信引兵半渡擊龍且信祥不勝走述龍且追之渡水信使人法壅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破之斬龍且虜齊王廣田橫復自立為齊王戰敗而亡信遂平齊使人言於王曰齊國多詐請為假王以鎮之王大怒張良陳平躡王足諫曰方漢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

春二月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曹參為左丞相楚
便武涉招信信曰吾嘗事項王不見用事漢漢深信我我背之
不祥武涉已去蒯通說信曰漢王敗滎陽傷成軍還走宛葉間
此所謂智勇俱竭者也楚兵困於京索之間迫於西山而不能
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於險塞糧用盡於內藏當今兩主之命
懸于足下為足下計者莫若兩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君其勢
莫敢先動以足下之賢有甲兵之中據強齊後燕趙出空虛之
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
按齊國之固有淮泗之地深拱揖讓以懷諸侯則天下君王相
率而朝齊矣信曰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常山王成安君
為刎頸之交而卒相滅大夫種存亡越伯勾踐而身死語曰野
禽彈走狗亨飛鳥及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
不過陳張以君臣言之則不過公踐大夫種推此二者足以觀

之矣且臣聞之勇畧振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沙西
河虜魏王擒夏說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全於趙苟燕定齊
南擁楚人之兵數十萬之中遂斬龍且西向以扞屯所謂功無
二於天下而英畧不世出者也足下挾不賞之功戴振主之威
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此安歸乎夫勢在人
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臣竊危之夫隨廝養之役失萬乘之
權乎擔石之祿闕鄉相之位計成而不能行者事之禍也故猛
虎之猶豫不如蝨虻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矣
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願足下無疑信猶豫不
忍背漢又自以功高漢終不奪我齊遂謝通通去乃祥狂為巫
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令軍士死者吏為衣
衾棺斂傳送其家四方歸心焉漢王遣侯公說項羽求太公羽
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

太公呂后封侯公為平國君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張
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漢楚兵疲食盡此
天亡之時也不如因其我而取之

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羽至陽夏南韓信彭越期皆不至會楚
擊漢軍大破之王復深壘自守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
曰大王能取睢陽以東北至穀城足以王彭越從陳已東傅海
與韓信則兩人必至而楚敗矣王從之信越皆至十有二月諸
侯皆會垓下圍項羽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作楚歌羽驚曰漢
已得楚乎是何人楚人歌之多也夜起飲帳中有美人曰虞姬
有駿馬曰騅羽乃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
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汝何羽遂上馬乃從八百
余騎直夜潰圍南出平明漢軍乃覺之命騎將灌嬰以五千騎
追羽羽至陰陵迷失道路漢軍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

追者數千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矣身經七十餘戰所當者
破未嘗敗今困于此固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
諸君決戰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為負陣漢軍圍之數重羽謂
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取漢一
將騎將揚善追羽羽还叱喜人馬皆驚辟易數里羽分其騎為
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分軍為三處復圍之羽乃馳擊漢復取
一都尉殺百人羽復聚其騎亡兩騎於是羽引軍東至烏江亭
長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
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
而西今無一人还者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哉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常以一日行千里吾不忍殺
之以賜公乃令騎皆去其馬短兵接戰復殺漢軍百人羽亦被
十餘創乃自刎而死楚地悉平獨魯後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

故以魯為號葬羽於穀城山下漢王為之發哀封項伯等四人為侯賜姓劉氏本傳曰項羽背閔懷楚放逐義帝自矜功伐而不師古霸王之業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身死東城尚不寤悟以為非已之罪豈不過哉春正月徙齊王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乃賜所從食漂母千金召下邳亭長曰公小人也為惠不終賜錢百召辱已少年曰壯士哉以為中尉赦天下殊死已下羣臣上皇帝尊號王辭讓而後受二月甲午皇帝即位于汜水之陽以十月為正從火德色尚赤以應斬白蛇神母之符尊皇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為長沙王越王無諸率閩中兵以佐滅秦並無諸為越王於是皇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令人保其山澤者各歸其田里自賣為人奴婢者免為庶人上置酒南宮問羣臣曰吾所以得天下羽所以失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賞之

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不蒙其功得地不獲其利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也羽有一范增賢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上問韓信曰公相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又問韓信公能將幾何對曰臣多多益辨耳上曰何為為我臣信曰陛下雖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是時田橫與賓客五百人亡在海中上遣使赦橫罪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將加誅橫曰臣烹酈食其今聞其弟酈商為將臣畏懼不敢奉詔帝乃詔商曰田橫至敢有動者族誅橫詣洛陽至尸鄉亭三十里謂其從者曰橫與漢王並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為亡虜其辱已甚矣且橫嘗烹人之兄今與其弟

並有事王彼雖畏詔橫獨不愧於心哉且陛下不過欲見我面
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容貌未及變乃沐浴自刎令客奉其
首上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立為王豈不賢哉為之流
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礼葬之二客穿其塚傍皆自刎而
從之上聞大驚以橫客為皆賢聞其余五百人在海島中使
使召之聞橫死亦皆自殺楚將季布亦已亡匿投濮陽周氏漢
購之急周氏乃髡鉗布与家僮數千人至魯朱家而賣之朱家
心知是季布因買之置田上乃見勝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
其主用耳上始得天下以私怒求一人何不廣也且季布之賢
不南走越即北走胡夫已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
王之墓也夏侯嬰為言之上乃赦布拜為郎中後為中郎將布
立然諾之信時人為之語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季布一諾朱
家者為任俠所藏活者甚眾豪士以百數不伐其功諸所膏施

其

唯恐見之賤人先於貧賤衣不兼綵食不重味專以赴人之急
及布尊貴朱家遂不復見之上欲都洛陽成卒婁敬求見說上
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
與周室異周之光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十余世公劉避桀居
豳太王以秋伐故去豳杖馬策之岐國人爭歸之文王為西伯
始受命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盟津之上成王即位周
公之屬傳焉乃營成周都洛邑以為此天下中四方納貢職道
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務以德
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人及周之衰分而為
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形勢弱矣今陛下用兵取天下大戰
七十小戰四十使百姓肝腦塗地曝骨中野哭泣之聲未絕傷
夷者未起而欲比周室臣竊以陛下為不侔矣夫秦地被山
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困秦之資膏腴之

地此所謂金城天府之國陛下都關中山東雖亂秦地可全而有也上以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咸言周七八百年秦二世而亡且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澠池背河向洛其固不受敵此亦足恃也上疑焉問張良張良曰洛陽雖有此險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天關中左峭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足以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之說是也於是上即日車駕西入關治櫟陽宮拜婁敬為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八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擊燕九月虜藏荼立太尉盧綰為燕王綰與上同里同日生少相愛後以將軍從擊項羽有功故立為代王丞相張敖後擊藏荼有功封北平侯倉明習天下圖書善用算術故命以列侯居相府主郡國上計也

六年冬命復天下縣邑或有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皆曰莽兵以擊之陳平曰陛下用兵之精孰與韓信上曰無能過也平曰陛下將有敵信者無上曰莫能及平曰臣竊為陛下危之上曰柰何平曰信未知有告反者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偽出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必郊迎因而執之此一士之刀上從之遂執信信反無驗黜信為淮陰侯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而又王關中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大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阻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衆此亦東秦非魏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也上曰善賜肯金五百斤春正月丙午立劉賈為荆王王五十三縣高帝兄弟四人長曰伯早卒追號為武哀侯封伯子信為刮羹侯初上微時數將客過嫂食嫂饜食之陽為羹炙刮釜上聞惡之故號其子為刮羹侯次兄曰喜字仲立仲為代王弟曰交字游好讀書有才藝後上征

伐有功立游為楚王長庶子肥為齊王王七十縣以曹參為齊相國從韓王信於太原都晉陽封蕭何為鄼侯父母兄弟封侯食邑者十餘人以蕭何奉宗從征伐故也封曹參為平陽侯張良為留侯陳平為戶牖侯後徙為曲逆侯周勃為絳侯樊噲為舞陽侯酈商為武城侯食其子疥從征伐以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夏侯嬰為汝陰侯灌嬰為潁陽侯周昌為汾陰侯大功臣封者二十餘人其餘功未得行封上從南宮複道上望見羣臣往往聚語上曰此何謂也張良曰陛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讎此屬畏不得封又恐過失及誅此相與謀反上復之曰為之柰何良曰急封雍齒雍齒最所憎西羣臣共知後從征伐有功上即封齒羣臣喜曰雍齒且封我屬無患矣於是趨有司定功行封封王陵為定國侯陵始為縣豪上兄事之以其從上晚故後行封凡百四十有三人是時民人散亡君可得而

數者裁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戶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封爵之日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求存爰及苗裔又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作八十侯之位次陳平之始封平辭曰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之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對曰非魏無知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無知張良素多疾病乃稱疾曰臣家五世相韓及韓亡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王者師封萬戶位為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臣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李道不食穀遂不仕良為人容貌美麗如婦人女子初季布異父弟丁公為楚將逐上上迫急願謂丁公兩賢豈相克哉丁公引兵而還天下既定斬丁公以徇軍曰自今以後為人臣者莫效丁公也以蕭何功最高羣臣皆曰臣等被甲執兵多者百余戰攻城畧地各有等差蕭何無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論

議而已今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手豨縱指示獸者人也追得獸者狗也諸君徒能走得獸功狗也蕭何豨縱功人也及奏位次羣臣咸曰曹參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鄂秋進曰曹參雖有野戰之功此持一時之事耳夫上與楚相距五年夫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命而數萬之衆會上之絕者數矣楚漢相距荊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常轉漕給食陛下雖亡山東蕭何常存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柰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於是令何為第一帶劔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秋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其吏二千石後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其家上置酒衆辱隨何曰為天下安用腐儒哉何曰陛下豨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手上曰不能何曰以二十人使淮南王

至如陛下之意是臣之功賢於步卒五萬騎五千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以何為護軍中尉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乃人主也太公雖父乃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朝人臣如此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欲拜上大驚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論曰孝經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况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密古之道也子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

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大於父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朕平暴亂以安天下斯皆太公之教訓也尊太公為太上皇秋七月匈奴圍太原韓王信於

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征太原匈奴冒頓單于拒漢漢使者闕匈奴者十輩皆曰易擊上使婁敬往還曰匈奴見羸弱似有伏兵不可擊上怒曰齊虜妄言沮吾軍械繫之上至平城匈奴果圍上於白登七日用陳平謀說匈奴閼氏夫人得開圍一角上乃遁出其計秘世莫得聞也士卒歌之曰平城之下禍其若七日不食不能彎弓弩上既還謝敬曰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斬前使者十余輩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先是有月暈圍于昴參畢七重本志以為昴畢之間為天街天街北羌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為匈奴畢為邊兵平城之應云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歸洛陽虜為劄陽侯辛卯立皇子如意為代王春二月上自平城還見蕭何治宮室於長安甚盛上怒曰何治之過度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皇威且無令後世有以過

也乃遷都長安是時威儀未設羣臣爭功醉呼或拔劍擊柱上患之博士叔孫通請制禮儀上曰度吾所能行者通乃與弟子百餘人共起朝儀大朝會長樂宮陳車騎旌旗兵衛羣臣列位百官執職成禮而罷莫不祇肅於是上歎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為郎中夏四月行如洛陽婁敬進計和匈奴請以魯元公主妻單于單于因之為女婿有子則為外孫後世可以漸臣也上將行之呂后涕泣固請留之乃止更以宗室女為公主妻單于結和親歲致金幣賂遺之

漢紀卷第三

高皇第四

荀氏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余寇于東垣建武侯斬欽有功遷為車騎將軍上還過趙趙相貫高伏兵柏人亭欲為逆上宿心動曰柏人者迫于人也乃去之初上過趙趙王甚卑恭上箕踞罵詈甚之貫高謂王曰皇帝過王無礼請殺之王齧其指出血曰先人亡國賴皇帝得復德流乎子孫君無出口高等私相謂曰吾王長者終不背德何為汙王事成歸之于王不成獨身坐之乃陰獨為謀而王不知十有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送歸于縣縣給衣衾長吏視葬祠以少牢十有二月至自東垣春三月行如洛陽令人無得衣錦繡綺數締紵九月至自洛陽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趙王楚王末朝置酒前殿上為太上皇壽曰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產業令臣之業孰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歲十有一月徙郡國大旌豪傑名家十余萬戶以實

閔中婁敬之計也十有二月行如洛陽趙相貫高逆謀并竟同謀者趙牛等十余人皆自刎死高曰若皆死誰當明王不反乃就檻車送詣長安言王不知考治身無完者終不復言上曰壯士哉令人私問之問曰人情豈不各愛其親戚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戚哉且以情對上乃詔赦趙王嘉貫高之節乃赦之高曰所不死者欲明王不反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將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天絕吭而死趙王張敖尚魯元公主以公主故封敖為宣平侯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大義居正罪無赦趙王掩高之逆心夫將而必誅之義使高得行其謀不亦殆乎無藩國之義滅死可也侯之過歟初捕趙王詔有敢從者夷三族趙王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髡鉗為王家奴後王就獄後上聞田叔孟舒皆賢召見之漢朝廷臣

無能出其右者皆以為郡守春正月徙代王如意為趙王夏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燕王荆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葬于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羣臣爭之不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固爭之上問其狀昌為人剛直少言對曰臣雖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必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臣期不奉詔昌嘗奏事上方擁戚夫人昌还走上追之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曰陛下桀紂主也上笑之後上常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所謂符璽御史即趙堯進曰陛下所為不樂者非以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吕后有隙萬歲之後不能自全也上曰然堯曰宜為趙王置貴強相吕后太子羣臣素所憚者上曰誰可使對曰周昌可相趙王上謂昌曰吾知公甚

左遷然吾憂趙王非公莫可相者乃以昌為趙相以趙堯代昌為御史大夫初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吏趙堯奇士也且代君位昌笑曰堯年少乃筆吏耳何至是乎卒如方與公言九月代相陳豨反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無忌之養士及為相守邊接下賓客從車千余乘初豨適代時辭淮陰侯韓信信既廢恐懼北望乃與豨謀曰趙代精兵處也公反於外上必自出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反上欲自擊之建城侯周緤泣曰陛下常自行是無人可使也初緤從上每有不利終無離上之心上以為愛我賜上殿不趨上遂東至邯鄲選壯士可令將者四人各封千戶侯左右皆曰此人何功而封千戶上曰非尔所知夫陳豨反趙代皆豨之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獨邯鄲中兵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復求樂毅之後得樂叔封樂鄉侯號曰華成君令吏民為豨所劫畧皆赦其罪

問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易與之矣乃多與金購豨將故豨將多降是時沛人任敖素善於上上以客從拜為上黨太守堅守不下封敖廣阿侯御史大夫趙堯擊豨有功封江邑侯詔御史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或有死者久而不能論無罪者久繫自今已後有疑獄者各讞所屬二千石二千石不能決移之廷尉廷尉不決具奏以聞

十有一年冬十月遣周勃征代地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與陳豨為內應欲夜詐詔諸宮徒奴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告之呂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陳豨已死羣臣皆賀遂執信斬之夷三族信方斬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為女子所執上自邯鄲至洛陽召蒯通將烹之通曰臣聞狗各吠非其主當彼之時臣但知有齊王信不知有陛下且秦失其鹿天下爭逐之高才輕足者先得當此之時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可及

其邪乃赦之上使使者拜丞相蕭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
五百人都尉為相國衛諸羣臣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揖
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其內非有矢石之難而益
封置衛者以今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者衛君非
所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財給軍何從之上大悅立
皇子恒為代王都晉陽赦天下三月梁王彭越反誅三族上擊
陳豨時徵兵梁王梁王但遣將往上怒之梁王欲自行其將扈
輒曰王始不行見讓而往往即為擒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
所稱疾梁王大僕有罪亡者告彭越與扈輒謀反上捕囚越赦
為庶人徙之蜀道逢呂后于路涕泣曰無罪願歸昌邑呂后與
俱還洛陽謂上曰彭越壯士徙之蜀自貽後患不如遂誅之呂
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乃誅之夷三族梟其首令曰敢有
收視者輒捕之梁太傅栗布為彭越使於齊還報命首下祠而

哭之上欲烹之方提頭趨湯鑊布曰願一言而死曰陛下非彭
越項氏不亡今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一
徵兵王不自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察誅之臣恐功臣
人人自危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湯鑊上赦之拜為都尉
於是醢彭越以醢遍賜諸侯淮南王英布聞越死見醢乃驚恐
陰有逆謀立皇子恢為梁王皇子反為淮陽王夏四月上行自
洛陽五月遣楚人陸賈使南越立尉佗為王他者秦時為南海
郡尉因天下之亂遂有南越賈至尉佗推髻箕踞見賈賈曰足
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季墳墓在員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
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行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天子聞君王南
越不助天下誅暴秦將欲移兵於王天子為百姓勤勞遣臣授
君王印綬剖符通使王且郊迎北固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
越屈強於漢此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墳墓夷滅宗族遣上偏將

將十萬師以臨越越人即殺王降漢如反手耳於是尉他乃廢然起生而謝曰吾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賢賈曰王則賢矣復問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王王之業統治中國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已來未曾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譬猶漢之一郡何乃比於漢也他大笑曰吾不赴中國故王此使我赴中國何遽不若漢乃遂受符印稱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余贈送亦千金賈還報命拜中大夫賈時時前說詩書上罵之曰吾居馬上得天下安用詩書乎

賈對曰陛下居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久長之道昔吳王夫差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更滅向使秦已兼天下行仁義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上有謂賈曰試為我著秦之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及古

今成敗之國賈凡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上讀之未常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秋淮南王黥布謀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自來諸將獨韓信與彭越今皆死矣余不足畏遂反汝陰侯問故楚令尹薛公曰布何故反對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其身故反耳夏侯嬰乃言薛公於上上召問之薛公對曰布出上計則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勝敗之教未可知布出下策陛下高枕而臥耳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何謂中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城臯之口勝敗之教未可見也何謂下封東取吳西取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無患矣上曰此計將安出曰必出下計布故驪山徒耳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其後不為百姓萬世之業也上曰善封薛公為千戶侯上遂自征布赦

死罪已下皆令後軍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布果東擊楚楚王分軍為三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謂楚將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分軍為三布敗其一兩軍散走安能相救不听布果敗其一軍而二軍皆走布遂與帝過於蘄西會筮布兵精甚其置陣如項羽軍上惡之上謂布曰何苦反布曰我欲為帝耳上罵之遂戰布敗十有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布走江南長沙王使人殺之上擊布也教使使勞相國或謂何曰君居閔中甚得百姓心上畏君傾動閔中君何不買人田宅賤貫貲以自汙不然上心不安何從之上還過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置酒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上乃起舞抗慨傷懷泣教行下歎息曰游子悲故鄉吾萬歲之後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人世世無所與又以豐比沛既至長安立豐縣豐之扮榆故廬社皆如舊制也周敦定代

斬陳豨或言燕王綰與豨通謀上召盧綰綰謂其臣曰往年族淮陰侯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疾病呂后婦人專欲誅異姓及大功臣遂稱疾不行上怒使樊噲將兵擊之綰將其家屬與數千騎居長城下欲候上差自入謝之上立沛侯濞為吳王濞者郟陽侯仲之子也已拜上相曰汝面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汝也然天下一家慎勿反也濞頓首曰不敢上過魯以大牢祠孔子十有二月還京師民遮道上書數千人言相國強賤買民田宅上笑曰相國亦愛相乎伏相國自謝民後蕭何為民復請上林苑中空地令民得入田無收豪為獸食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錢為人請吾苑乃詔下廷尉三衛尉諫曰相國何罪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婦王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人錢為請吾苑以自媚於人王衛尉曰事苟有便於人而請之宰相職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

金乎且陛下拒楚數年及陳豨反時上自將兵往當時相國乎
閔中閔中搖足則閔西非陛下之有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今
利賈人金錢乎且秦以不聞其過而已天下夫季斯之分過又
何足法哉上乃令相國復其位詔為秦始皇帝置守塚三十家
楚隱王一家復無所與春二月焚惑守心星占曰王者惡之立
皇子建為燕王上擊黥布時為流天所中疾甚吕后迎良醫醫
曰可治上怒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
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吕后問曰陛下即百歲之後
蕭相國終誰可代者上曰曹參可又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驍
陳平可以佐之乎智有余然難獨任周勃厚少文
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為太尉又問其次上曰過此以後非乃
所知先是上嘗疾困西見人詔戶者無納羣臣羣臣莫敢入十余
樊噲會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

曰陛下疾甚大臣震恐久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
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上笑而起初上欲廢太子吕后聞之
使留侯為太子計留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圉公夏
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皆逃在山中然上高之今令太子卑辭
安車迎此四人來以為客時隨入朝則一助也吕后從其計四
人果來年皆八十余須眉皓白故謂之四皓初黥布及時上欲
使太子將兵擊布四人相謂曰凡來將以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
有功則位無益也無功從此受禍乃令吕后對上泣涕而言黥
布善為兵諸將皆陛下故人今乃令太子獨將兵擊之恐諸將
莫肯為用且懼布聞之鼓行而西耳陛下雖疾強載輜車臥
而護之諸將不敢不尽力上乃自行及還其疾稍愈欲易太子
太傅叔孫通固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申生而立奚齊
晉國大亂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胡亥詐詔自立使滅絕秦祀

臣敢以死爭之上雖听之而心欲廢太子及讒置酒太子侍四人後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驚曰吾召公等不奉詔今侍太子者何四人對曰陛下喜罵輕士臣等義不受辱故亡今聞太子仁孝愛人敬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臣等故未上曰煩公等幸卒調護太子四人退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吾欲易太子彼四人者為之輔羽翼已成難搖動也太子遂定春三月詔曰吾有天下十二年于今與天下賢士大夫兵安輯之至於褒賞功臣可謂無負矣其不義背天下約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呂后諸將大臣與審食其謀欲弑誅大臣數日不發喪酈商謂辟陽侯曰今陳平灌嬰將十萬衆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衆定燕代此四人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京師大臣內叛諸將外反亡可翹足而待審食其言之於呂后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

盧縮聞上已崩遂亡入匈奴中五月丙辰皇帝葬長陵本志曰

苑七十二
先加度量規矩不可為矣
夏之為天下去間焉

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定律令韓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文与功臣

讚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劍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與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廊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常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畧歷數所授袂祗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祚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軒地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故觀秦項之所亡察大漢之所興得失之驗可見於茲矣太史公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敬之弊

臣敢以死爭之上雖听之而心欲廢太子及讒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驚曰吾召公等不奉詔今侍太子者何四人對曰陛下喜罵輕士臣等義不受辱故亡今聞太子仁孝愛人敬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臣等故未上曰煩公等幸卒調護太子四人退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吾欲易太子彼四人者為之輔羽翼已成難搖動也太子遂定春三月詔曰吾有天下十二年于今與天下賢士大夫兵安輯之至於褒賞功臣可謂無負矣其不義背天下約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呂氏謀將大臣與審食其謀欲弒大臣數日不發喪酈商謂辟陽侯曰今陳平灌嬰將十萬衆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衆定燕代此四人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京師大臣內叛諸將外反亡可翹足而待審食其言之於呂后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

盧縮聞上已崩遂亡入匈奴中五月丙辰皇帝葬長陵本志曰高祖入秦初順人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文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鉄券藏之宗朝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讚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劍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與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廊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常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畧歷數所授袂祗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祚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軒地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故觀秦項之所亡察大漢之所興得失之驗可見於茲矣太史公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敬之弊

鬼故周承之以文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秦不改反酷刑漢承秦弊得天下矣

漢紀卷第四

孝惠卷第五

諱盈之高帝子在位七年字曰滿

荀氏

皇帝五月丙寅即位年十六尊高后曰皇太后凡帝母稱皇太后帝相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稱夫人又有美人良娣七子八子長使少使之號武帝制婕妤娥容華充衣而充帝加昭儀之號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三婕妤好視上鄉爵比列侯姪娥視中二千石爵比閔內侯容華視貞二千石爵比太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爵比中更充衣視九百石爵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七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又有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涓和娛保林良使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秋斗食賜吏民爵其給喪事將軍已下至佐長吏賜金錢各有差六百石已上有罪當刑械者皆容繫之民年七十已上十歲已下有罪當刑者免之更

六百已上及故二千石家唯給軍賦役無有所預叔孫通為大
常定園陵宗廟及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
所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
高祖更名文始舞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舞太
祝迎神于廟門外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禮
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未蒼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不以管
弦欲使在位者遍聞之猶古清廟之樂歌再終也下奏休成之
樂美神明說饗食也皇帝既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
也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元年冬改諸侯王相國為丞相十二月趙王如意薨謚曰隱王
先是太后囚戚夫人于永巷髡鉗之令春且歌曰子為王兮母
為虜終日常春兮 與死同伍相去數千里誰當使告汝呂后
之曰教倚弱子邪召趙王欲誅之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使

三反王不行呂后乃召周昌周昌至復使召趙王上知太后怒
自迎王於霸上夾與起居數月上晨出宛中獵趙王不能早起
太后鴈而殷之周昌乃謝病不朝見呂后乃斷戚夫人手足去
眼熏耳飲以喑藥使居鞠室中名曰人豕召帝視之帝驚乃大
哭因病歲余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不堪為太
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不听政事賜民爵初元年故也凡賜民
爵所以宣恩惠慰人心必有所田也徙淮陽王友為趙王春正
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王來朝王上之度兄也上與王讌飲太后前置
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酌鴈酒令齊王為壽齊王起上亦起太
后恐自反卮酒王怪之因偽醉而出齊內史令王獻城陽郡以
尊魯元公主為湯沐邑太后嘉而許之乃遣王歸國春正月癸
酉有兩龍見於蘭陵人家井中乙亥夕始不見本志以為其後

趙王幽死之象隴西地震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本志曰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人主微之應夏五月大旱郃陽侯仲薨七月相國蕭何薨謚人終侯初何病上自臨問百歲之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若君上曰曹參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何死不恨初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園屋且曰後世賢師吾約不賢無為勢家所奪矣己齊丞相曹參為相國初參在齊召長老諸先生數百人問以時政長老諸先生言夏殊異膠西蓋公治黃老術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乃師蓋公齊國大治初田榮欲叛項羽劫齊處士不預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在劫中及榮敗二人愧之隱居深山蒯通謂曹參曰彼東郭先生隱居不出君未常卑礼下節以求士也願足下礼之參曰諾皆以為上客而齊人安期生膏干項羽羽不用其策已而羽欲封之亦不肯受封曹參聞蕭何薨告其舍人曰趣治

行吾且入相矣使者果召參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齊相有隙至何疾所推賢惟參參為相國遵何之政擇郡國吏謹厚者即除為丞相史其文刻深務声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酒見人有細過專覆蓋之府中無事上怪而問參不治政事之意參對曰陛下聖德孰與高皇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問陛下視臣孰與蕭何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具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上曰善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之清淨民因寧謚

三年春癸京師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築長安城三十日罷以宗室女為公主妻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繇為東甌王初繇與無諸俱佐諸侯伐秦繇功未錄故立為王都甌東號東甌六月癸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廐災

南越王尉佗稱臣奉貢殖石于繇諸一

四年十月立皇后張氏帝長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配帝論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姊子而為后昏於禮而黷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羣臣莫敢諫過哉春二月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三月大赦天下除民挾書律長樂宮鴻臺災兩血于宜陽一頃本志以為血者洪範所謂赤祥也一曰凡兩血有大誅七月未央宮冰室災丙子織室災本志以為冰室奉供養之饋織室供宗廟衣服皇后之象也天誠若曰皇后無宗廟之德云耳繼嗣果絕其於洪範為火不炎上視不明之咎洪範者天人之大法本於五行通於五事善惡吉凶之應於是在矣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田獵

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亂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听五曰思木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猶好德貌失厥各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主於上之病時則有青青祥惟金沴木金為言言曰從從作又又時陽若厥福康寧言失厥各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火沴金火為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厥福壽視失厥各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禍羊時則有目府時則有赤菴祥惟水沴火水為听听曰聰聰作

謀謀時寒若厥福富聰夫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
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青黑祥此
土冷水土為思思曰心心曰叡叡作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思
失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
時則有牛禍時則有腹心之病時則有黃書黃祥惟金木水火
疹土皇之不極厥咎耗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
龍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
行星辰逆行此洪範之大體也
五年十月雷挑李杏棗突常燠也春正月發京師六百里內男
女十四萬五千人築長安城三十日罷二月上遊離宮叔孫通
曰古者春常獻果今櫻桃始熟願陛下
始初通秦時徵為待詔陳勝等起反二
問羣臣博士羣臣
博士咸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宜急發兵擊反賊二世怒通進

曰今明主於上法令具於下安得有反賊乎此直狗盜鼠竊
耳二世乃按誅諸言反者而拜通為博士出曰幾不免虎口乃
遂亡後後漢及天下定通乃召魯諸生學者以定儀法魯有二
人不肯行曰公為人臣不忠專面諛不諫苟免今兵革未休死
傷者未收乃欲定禮樂公去矣無汗我通曰子真鄙儒不知時
變乃去之漢諸禮儀皆通所定然猶草創未能具備矣夫禮樂
聖人之所以興化致治太平之本也本志曰五經之道同歸而
禮樂之用宜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及之為國者一朝忘
禮則荒亂及之人含天地陰陽之氣有善惡喜怒哀樂之情人
稟其性而不能節也唯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
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有男女之
情有妬忌之心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
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崇敬上之心為制朝

謀謀時寒若厥福富聰夫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
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青黑祥惟
土沴水土為思思曰心心曰處啟作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思
失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
時則有牛禍時則有腹心之病時則有昔昔黃祥惟金木水火
沴土皇之不極厥咎耗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
龍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
行星辰逆行此洪範之大體也
五年十月雷挑李杏棗突常燠也春正月發京師六百里內男
女十四萬五千人築長安城三十日罷二月上遊離宮叔孫通
曰古者春常獻果今櫻桃始熟願陛下取獻宗廟諸果獻自此
始初通秦時徵為待詔陳勝等起反二世召問羣臣博士羣臣
博士咸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宜急發兵擊反賊二世怒通進

曰今明主於上法令具於下安得有反賊乎此直狗盜鼠竊
耳二世乃按誅諸言反者而拜通為博士出曰幾不免虎口乃
遂亡後漢及天下定通乃召魯諸生學者以定儀法魯有二
人不肯行曰公為人臣不忠專面諛不諫苟免今兵革未休死
傷者未收乃欲定禮樂公去矣無汗我通曰子真鄙儒不知時
變乃去之漢諸禮儀皆通所定然猶草創未能具備矣夫禮樂
聖人之所以興化致治太平之本也本志曰五經之道同歸而
禮樂之用宜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及之為國者一朝忘
禮則荒亂及之人含天地陰陽之氣有善惡喜怒哀樂之情人
稟其性而不能節也唯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
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有男女之
情有妬忌之心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
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崇敬上之心為制朝

覲之禮喪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情邪人
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缺而淫僻之罪多鄉
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訟之獄繁喪紀之禮廢則骨
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矣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
侵陵之漸起矣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
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
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
樂之謂也二者并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
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弁之於詩誥詠言鍾石管絃
及其敬意而不多其財賄及其歡心而不留其聲音孔子曰禮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言明王設禮樂之
本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謂之聖

述者謂之明王者必因先王之禮樂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人
之心稍稍制作至於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其故稱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洽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
石作因圉空虛三十余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及
其衰也諸侯縱橫逾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藉遭秦滅
季遂以亂亡夫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人疾是故先王著其
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
後心術形焉是故纖微譙音詘哀音詘之音作而民憂思闡諧慢易
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
作而民肅敬寬裕和睦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放之音作而
民淫亂故先王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
生氣之和導五常之性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奪剛氣不怒
柔氣不懼曲暢於中而發於外安其位而不相奪足以感動

民之善心不便邪氣得襲焉是先王立禮樂之方也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咸池備矣六莖澤及根莖也五英英茂也大章章之也韶繼也夏大也濩救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勺言酌先王之道自夏已往其流不可得聞也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器用陳張周官具矣夫禮樂者威儀足以充自聲音足以動耳詩誥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觀其教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作之朝廷則君臣和立之孝官則萬民協莫不虛已竦神悅而承流是以海內通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耀曰新化上遷善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至于萬物化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云鐘鼓煌煌聲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至于末世衰亂殷紂斷棄先祖之正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周道既

缺而王官失業雅頌相錯禮樂大壞諸侯設兩觀乘大輅大夫八佾舞於庭政遂陵遲而不變於是桑間濮上鄭衛宋楚之聲並則出內則致疾短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偽之人因而飾之以焚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聞故秦穆公遺戎樂而由余去齊人饋女樂而孔子行自此禮樂喪矣漢興乃復存之禮樂古事稍稍增集夏大早江河水少谿谷水絕八月相國曹參薨謚懿侯九月長安城成十月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賜民爵一級六年十月齊王肥薨謚悼惠王夏六月武陽侯樊噲薨謚曰武侯留侯張良薨謚文成侯高帝十四年留侯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及薨與石并葬復置太尉官周勃為太尉太尉秦官掌武事自先王之立官名雖不同其致一也昔伏羲氏龍師龍名神農氏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氏鳥師鳥名顓頊已來為民

師民名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辱收玄冥之官唐虞致羲和四子十有二牧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種百穀契作司徒詞五品臯繇作士官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作典樂和人神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所聞畧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太師太傅太保坐參天子而議改事不統職又立三少為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兼卿而九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改立百官漢因循而不革後簡易隨時之宜丞相金印紫綬有左右丞相佐天子助治萬機高帝更名相國綠綬後復為丞相御史大夫位上卿副丞相銀印青綬太尉有長史丞相置兩長史御史大夫置兩丞一曰中丞外督部刺史一曰內史掌祕書受公卿奏事奉刻案章秩皆千石武帝置丞相司直掌佐丞相奉不法秩比二千石

前後左右將軍掌武衛永周末官秦因之金印紫綬位上卿太常掌宗廟郊祀禮樂典經景帝更名太常卿郎中令掌宮殿門戶宿衛屬官武帝更名光祿勳衛尉掌宮門衛士屯兵諸侯司馬太僕掌輿馬屬官廷尉掌刑辟典客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武帝更為大鴻臚宗正掌視親屬官治粟內史掌實貨景帝更名大司農令武帝更改為大司農少府掌山海河澤之稅及供養內職屬官凡九卿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廷尉無丞有正監秩比千石中尉掌徼巡京師位秩與卿同武帝更名執金吾太子太傅少府古官也將作少府掌治宗室事景帝更名大匠詹事掌后太子家令景帝更名長信少府武帝更名長樂少府將作官與詹事同并職景帝更名大長秋成帝省詹事職并太長秋典屬國事掌蠻夷降者武帝有職并大鴻臚內史掌京師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內史為京兆尹左內

史為左馮翊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更名為都尉武帝更名為右扶風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秩比二千石丞六百石皆秦官唯內史為周官司隸周官漢為司隸校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及掌四城門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駟騎馬長水校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虎賁校尉掌輕重騎士皆武帝時置之西域都尉并加官以騎都尉使護西域有副校尉宣帝置也自司隸已下至副校尉秩比二千石有左右丞秩六百石五官中郎將左右將軍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秩地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二千石掌論議諫議大夫秩比六百石秦車都尉掌御乘輿駟馬都尉掌駟馬秩皆千石侍中左右諸曹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皆列侯將軍大夫騎都尉尚書令大醫令太官令至郎中無常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

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其後侍中或特縮諸曹吏受尚書奏事諸吏問奉劾案不法散騎並乘車輿給事中黃門亦如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侍郎左右有給事中黃門侍郎位後將軍大夫官皆秦制也凡爵廿級一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褭四曰不更五曰大夫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馬車度長十八曰大庶長十九曰閔內侯二十曰通侯以賞功勞皆秦制諸侯王高帝初置之金印紫綬治其監官掌監郡縣秩比六百石後為刺史郡守掌治其郡郡都尉掌左守典職皆有丞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比千石下至六百石而不滿萬戶為長秩皆五百石皆有丞尉皆秦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論曰諸侯之

制所由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為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昔者聖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為所以為民也不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為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民而王者揔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札於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于上是以計別慮害勸賞畏威各競其力而無亂心及至天子失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相夾輔凡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則先王之所以能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大或大盥前之弊變而通之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強桀紂得肆其虐紂脯刑侯而醢鬼侯以文王之上德不免於羸里周承之弊故大國方五百里所

以崇寵諸侯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代周室卑微禍亂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為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為非以為民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其海內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滅亡故人主夫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巨救賢人君子復善息肩衆庶無所遷徙此民主俱害上下兩危漢興承周秦之弊故兼而用之六王七國之難作者誠失之於強火非諸侯治國之咎其後遂皆郡縣治民而絕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凡長吏秩二千石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已上皆銅印墨綬比二百石已上皆銅印黃綬其後雖不及六百石其長相皆墨綬除八百石五百石秩論曰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寒其私

心其或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勸慕小人無怨若位尊祿薄外內不充憂墮是卹所求不贍則私利之制萌矣故而听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則亂之本也今漢之賦祿薄而吏非負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為耻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非為所濟俗也然古今異制爵賦不同祿亦如之雖不及舌度時有可嘉也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蝕之是謂正朝王者惡之夏五月日有蝕之秋八月帝崩于未央宮太后哭而淚不下侍中張辟強者張良子年十五余謂陳平曰太后泣不下淚者畏君等危呂氏宜請呂產呂祿為將監南北軍事太后必喜君等免禍平從之太后果喜而泣之淚下九月皇帝葬于安陵

讚曰本紀稱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傳相優寵齊悼趙隱思愛篤矣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枉流濫哉深可悲矣

漢紀卷第五

右通直郎特添差充紹興府會稽縣丞莊革校正

漢紀高皇后第六

荀氏

初高后命孝惠張皇后取後宮美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立為皇帝帝年幼高后臨朝稱制立兄子台為楚王台弟產為梁王祿為趙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高皇后將王諸呂問右丞相王陵陵曰高皇帝定天下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問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勃平曰高帝定天下王諸劉今陛下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諸君背要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勃曰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安漢社稷君不如臣后乃左遷陵為帝太傅寶奪之相權陵謝病免杜門不出冬十一月徙丞相陳平為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沛人也初呂后獲於楚食其常以舍人侍得幸及為丞相不與治相監宮中事加郎中令羣臣皆因決事先是或毀食其於惠帝帝欲誅之平原朱建為說惠帝幸臣閔籍德曰

其政不逾者則統以政法走以君子勸禁小人禁若位
 尊位尊外內不之憂廢是歸所求不勝則私利之計始矣故
 所之則貪和之心思矣以此為之則下情怨矣故信也稱德
 必稱其故而稱其德之本也今夫之賦得海而吏非員者
 其在任者貪於財產而不知其利則其害也莫甚於此矣
 以為仁是也清而無德也若此則其害也莫甚於此矣
 若乃不仁不德而貪於財者其害也莫甚於此矣
 昔者漢高祖皇帝起布衣而稱孤天子立為皇帝高后臨朝稱制
 立兄子台為楚王台弟產為梁王祿為趙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
 高皇后將王諸呂問右丞相王陵陵曰高皇帝定天下刑白馬而盟
 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問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勃平曰
 高帝定天下王諸劉今陛下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后喜罷朝
 陵讓平勃曰諸君背要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勃曰面折庭爭
 臣不如君安漢社稷君不如臣后乃左遷陵為帝太傅寶奪之
 相權陵謝病免杜門不出冬十一月徙丞相陳平為右丞相辟陽
 侯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沛人也初呂后獲於楚食其常以舍人
 侍得幸及為丞相不與治相監宮中事加郎中令羣臣皆因決事
 先是或毀食其於惠帝帝欲誅之平原朱建為說惠帝幸臣閔籍
 德曰

君幸於帝天下莫不聞者今辟陽侯幸於太后而下吏道路皆
言君讒之今日辟陽誅明日太后含怒亦誅君耳於是籍德懼
入言於帝而出之未建者故黥布相也布之反建諫止之高帝
賜建號平原有建為人口辨初名廉直行不苟合辟陽侯欲交
建建不肯及建母死家貧無以收葬陸賈乃見辟陽侯曰平
原有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平原有必不知
君者為其母今其母死家貧無以葬之君誠能厚送葬之則彼
為君死矣食其乃奉百金列侯貴人以食其故往贈送之凡百
金而建受之及呂氏之誅其卒見全者皆建之力也後淮南厲
王長誅食其建以食其客故事及之建遂自殺

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帝欲除三族自幸及妖言令議未決而崩
今除之賜民爵一級夏五月丙申趙王宮中叢臺災立孝惠
美人子五人強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弘為襄城侯朝

為軹侯武為壺關侯秋七月桃李華高后怒御史大夫趙堯之
為趙王謀也堯免抵罪上黨太守任敖為御史大夫

二年春正月詔班序列侯功臣位次歲于高廟世世勿絕嗣二月
乙卯晦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夏六月一日蝕秋七月恒山王不
疑薨立襄城侯弘為恒山王行五銖錢之制夏殷以前無文焉
周制則有文凡錢外圓內方輕重以銖周景王以錢輕更鑄大
錢文曰室貨內好外有周郭秦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
復輕之齊悼惠王子章入宿衛封朱虛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余家秋星晝見伊水洛水溢流千六
百余家汝水溢流八百余家其水洪範為水不潤下

四年夏四月少帝出怨言知高后殺其母后乃出之於永巷詔曰
皇帝久病昏亂不能奉宗廟廢之五月立恒山王弘為皇帝
五年春三月南越王尉佗自稱南越武帝是時禁南越關中市

鉄器尉佗曰先帝與我通使勿絕今高后所諉臣之言別異
蠻夷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自以為功今自称
越帝欲攻長沙秋八月淮陽王強薨九月發河東土黨騎屯北
地備凶奴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六月匈奴寇狄
道攻河陽行五分錢未虛侯弟興君封東牟侯皆入宿衛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春正月趙王友死于邸呂氏女為趙
王后臣妬讒王於高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年後吾必擊之
高后怒之至邸令衛士圍之不得食遂出死以民礼葬之長安
謚為幽王後徙梁王恢為趙王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
度為宮室之中高后惡之曰此為我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
者刑也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則災異消矣詩云日月吉凶不用
其行四國無政局用其良言人君失政則日月失行中道南

曰黃道南至東井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至東井去極
近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去極
遠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分西至婁去
極中秋分東至角去極中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七尺三寸六分
日為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
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寒涼洪範曰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主君南北失度晷進而
長則為寒退而短則為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
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一日晷長為潦若晷短為旱若
奢為扶扶者邪臣進正直疏君子不足姦人有余日有九行
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
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立秋秋分從
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然一決之於房從中道若月失道而妄

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為風畢星為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以雨詩云月離于畢俾湯沍矣言多雨也凡災異所起或分野之國角亢互轄鄭也房心宋也尾箕燕也斗牛吳也牽牛須女越也虛危齊也營室東壁衛也奎婁魯也胃卯畢趙也紫微參魏也東井鬼秦也柳星張周也翼軫楚也論曰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田影之象形鄉音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勅身正已事其各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臭無聲其祥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各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德易稱積善有慶則有顏冉天疾之凶善惡之効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听者惑焉

若乃稟自然之教揆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校之古今乘其三勢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五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髣髴其各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而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言之疾病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號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為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免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者也

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謬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教也洪範各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猶天迴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大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孝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守於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教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衆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

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教深不可識故君子尽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其此之謂乎呂產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澤高帝族昆弟本以將軍擊陳豨有功故封齊齊人田生嘗遊之資以干澤澤以金三百斤為田生壽乃謂太后所幸中竭者張釋卿曰太后欲王諸呂及重自弁之恐大臣不聽今釋卿最幸於太后何不諷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呂氏既王萬戶侯亦卿有釋卿後之諸呂已為王高后賜釋卿金千斤釋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不受又說曰呂氏之王也大臣未服今劉澤於諸劉長大臣所信獨不見用常有觖望也今令太后列地十余縣以王之彼喜而去諸呂王益固矣遂封澤為琅邪王夏五月

昭靈夫人為昭靈后武哀侯為武哀王高帝姊宣城夫人為昭
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呂產女為趙王后後宮皆諸呂女也擅
權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而殺之王怒悲憂自殺呂后
以為用婦人言故自殺無思奉宗廟之禮廢其嗣朱虛侯章怒
呂氏專權侍宴高后令章為酒令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
法行酒令后可之酒酣章進起舞曰請為太后作歸田之歌皇
太后笑曰汝安知田事試說之曰深耕概音種立苗欲疏非其
類者鋤而去之高后嘿然有頃諸呂有一人亡酒章追斬之太
后及諸左右大驚以前許章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諸呂憚
章大臣皆依朱虛侯兄弟以為強是時大臣憂諸呂之亂陸賈
說陳平周勃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則權不
分今為社稷計在二君掌握耳何不能交太尉勃手以千金為
太尉結歡勃亦如之遂戮力同心乎乃賜賈金五百斤僮百人

八月燕王建薨南越侵長沙遣陰慮侯周竈將兵擊之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諸中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
侯食邑高后夢見物如蒼狗撒后腋忽然不見卜之云趙王如
意為祟遂病腋傷夏江水漢水溢流萬余家河內水流萬家
秋九月辛巳高后崩于未央宮諸呂恐為大臣所誅謀作亂
欲廢少帝而立呂產朱虛侯婦呂祿女密聞其謀告章章乃
使人陰告其兄齊王嬰令發兵西章及興居欲從中與大臣為
內應誅諸呂立齊王齊王令人誘琅邪王欲令與二國兵琅邪王
既至因畜之悉發琅邪兵以中尉魏勃為將軍井將之呂產等
遣大將軍灌嬰擊齊王嬰乃陰與齊王約留兵屯榮陽曲周
侯酈商其子寄與呂祿善周勃陳平使人執劫商而令寄說
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
大臣之議事以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少帝幼

足下不急之國守者乃為上將將兵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
歸將軍印綬因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
國高枕而王千里比萬世之利祿然其計報產及諸呂多以為
不便計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為將軍
而棄軍呂氏今無類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之堂下曰無為他
人守也八月太尉周勃復令寄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故
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綬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
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
氏者左袒衆皆左袒勃遂統北軍兵而朱虛侯將率千人入未
央宮斬呂產辛酉斬呂祿諸呂無問長幼皆斬之大臣謀以為
少帝及諸王皆非惠帝子欲弒之立齊王議者曰王暴戾虎
冠之代王母家薄氏君子也且代王親高帝子於今為長仁孝
聞於天下以子則順以賢則大臣安乃迎代王東牟侯興居與

太僕夏侯嬰陰共入宮中誅少帝於是告齊王令罷兵諸呂之始
王也呂臣畏大臣及有口辨者陸賈為太中大夫自度不能爭
之乃謝病免於是所使越時囊中裝千金以與五子各二百
斤令為產業賈常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與其子約曰
過汝家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有宝劔直百金所取家得宝劔
一歲中往來及過他家卒不過再三遊於漢庭公卿之間名聲
甚顯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本傳曰當孝文之時天下以
酈寄為賣友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若寄父為功臣而又被
執劫雖推賣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矣淮南丞相張倉
為御史大夫

讚曰本紀稱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若君臣俱無
為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刑罰罕
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笑及福祚諸呂大過漸至縱橫殺戮鴟

毒生於豪強賴朱虛周陳惟社稷之重顧山河之誓殲討篡逆
巨救漢祚豈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潔心過於丹青矣

漢紀卷第六

漢紀孝文帝上卷第七

初大臣迎王於代郎中令張武議曰大臣未可信王宜稱疾無
行以觀其變中尉朱昌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
並起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其望一也高皇帝子弟
大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也漢興除秦苛政
人人自安難搖動三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不為使其黨豈
能專一邪且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之強必無異心矣
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聞於天下故大臣迎
大王王勿疑卜之兆得大橫其繇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
以光王乃令舅薄昭見太尉周勃還王乃行羣臣迎于渭橋太
尉周勃進曰請避左右以聞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
者無私勃乃跪上尺子望王謝曰至邱議之閏月朔之代邱王
西向讓帝位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皇帝位拜宋昌為衛將軍

領南北軍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五日酺

元年冬十月皇帝見於高廟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封太尉周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灌嬰各三千戶金三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二千戶金千斤十有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除奴幣相坐法律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上謙讓不听有司固請上曰諸侯王功臣多有賢者而不必子人其以朕忘賢與有德者而專於其子非所以憂天下有司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久矣今適宜立而更求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許焉而立之封將軍薄昭為軹侯三月立皇太子母竇氏為皇后初孝皇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家在清河賂主者吏願至趙吏誤置代伍中竇姬泣啼而行既至代幸於主生景帝而代王后及其四子皆先亡故竇姬為皇后兄長君弟廣國

字少君家於長安絳侯等曰吾屬命乃懸於此兩人為選賢人令與居止由此皆為退讓君子詔曰今方春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有憂朕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於是出布帛米肉之賜其肉刑卹罪已上不用此令楚元王交薨丞相平病讓位於太尉周勃為左丞相位第一平為右丞相位第二大將軍灌嬰為太尉上問勃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謝不知甚愧之上以問平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駕下使臣侍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調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上曰善勃出謂平曰君素不教我對平曰處其位獨不知任或謂勃曰君誅諸呂立代王威振天下受厚賞處尊位父即禍及身矣勃謝病歸相印平轉為在丞

相太中大夫陸賈使越上賜尉佗書曰朕頃以南越王自治之
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路是爭也
爭而不讓仁者不由也王之昆弟在真定已使人存問修治王
先人塚墓願與王分棄前患從今已來與王通使如故故使賈
喻意而越王乃稽首請為蕃臣奉職貢去帝制因為書謝自稱
南越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曰高后听信謠臣別異蠻夷故改號
聊以自娛自帝其國未敢有害於天下老夫夙興夜寐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凡以不得事漢故也陛下幸哀憐臣通使如故老
夫死骨不朽不敢為帝謹北面因使者奉獻夏四月齊楚地震
山崩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潰水出本志曰為水沴土六月令
都國無來獻封衛將軍宋昌為壯武侯又令列侯從高帝入蜀
漢者皆增邑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者皆食邑齊王襄薨
二年冬十月丞相平薨謚獻侯十有一月乙亥周勃復為左丞

相癸卯晦日有食之詔奉賢方正直言極諫者是時上勤於政
事躬行節約思安百姓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
無文常欲為露臺計直百金曰此中民十家之產遂不為也太
中大夫賈誼說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
未嘗聞也古人有言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
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物力必匱且歲有飢餓天之常行即不
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何以相卹卒然邊境有急數百萬之
衆國家何以饋之方今之務務在絕末伎遊食之巧驅民而歸
之於農太子家令晁錯復說上曰今土地人民不減於古無堯
湯水旱之災而畜積不及古者何也以地有余利民有匱力生
穀之士未盡墾耕山澤之利物未盡出遊食之士未盡歸農夫
寒切於飢膚慈母不能以保赤子君安能以有民夫金玉寶貨飢
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

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流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下輕倍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而逃亡者得輕資矣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市非可一日而成一日不得則飢寒並至是故明王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吾之家其服作者不過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三百石春耕夏種秋收冬藏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給縣官供徭役憂病艱難其中勤苦如此然後時被水旱蝗蟲之災急政暴賊朝令暮得有者貴賣無者倍奉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衆也而商賈大者積儲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重綵食必重肉無農夫之苦有百千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乘良策肥千里遊遨此商人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今漢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主之所貴俗之所賤法之所卑吏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拒

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矣當今之務在於本農使民勸業而已欲人務在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塞下即得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粟粟有所行而國用足矣不過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上從之

論曰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功義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則不由之春正月詔開籍田漢初國家簡易制度未備衣食皆糴無限富者衍溢貧者或不足若蜀郡卓氏家童千有余人程鄭七八百人皆擅山川銅鐵之利運籌算上爭王者之利下固齊民之業若宛孔氏之屬連車騎以交通王侯貿易貨賂雍容垂拱坐取百倍皆犯王禁陷於不軌

論曰先王立政以制度為本夫三正五行服色歷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疆理品類辨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

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頗下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勃民無淫制則業不靡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為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本傳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於抱閔擊柝者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於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斤斧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羅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罽罽不施於蹊隧既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孽田不伐夫豚魚麇豕郊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從四民因其三宜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隳壞諸侯刻楛毋楹大夫山

節濞抗其流至于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人少商賈之人多教不足而貨有余陵遲至于相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為民倍實而要名姦夫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為王公劫奪成家者為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犬馬饒菽粟貧者短褐不完食菽飲水俱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窘雖為僕虜猶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隨理不免乎飢寒之患其化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立制度之謂也太子太傅張相如免太中大夫石奮為太子大傅奮趙人也初為小吏事高帝恭敬謹慎其見親信於是選傅太子立趙王遂弟辟強為河間王宋虛侯章為城陽

王東平侯興居為濟北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夏五月詔曰古有誹謗之木所以通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尽心而上無由聞其過今其除之秋九月初興居守為銅虎行使符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又蝕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許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勃就國十二月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初高皇帝八年過趙趙王獻美人幸有身生厲王長趙王不敢內之築外宮而處之及貫高事尽捕王家厲王母亦在繫中其弟趙廉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以生母以恚自殺趙廉奉厲王諸長安高帝憐之令吕后母之厲王有才力能扛鼎怨辟陽侯不救其母乃造辟陽侯即自袖金椎推殺之馳詣闕肉袒請罪

上赦之不治五月匈奴寇北地河內丞相灌嬰擊之衛將軍軍長安上自至高都因幸太原見羣臣故人皆賜之奉功行賞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畜太原遊十余日濟北王興居聞上自擊胡乃發兵及秋大旱七月上自太原还八月將軍柴武擊濟北王興居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謚隱侯正月御史大夫張倉為丞相袁盎為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常孟缺是時上徵河東太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聞其使酒乃不用遣歸郡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六月雨雪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繫詔獄勃立國常恐懼每郡守使丞尉行縣勃常被甲持兵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吏侵奪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止勃以公主為證公主孝文女太子勝尚之及薄昭為言薄太后一請上曰絳侯勃奉高帝命持兵於北軍

此特猶不反今君一小縣乃反邪上赦勃復爵邑就國勃出曰
吾常將百萬衆於北軍安知獄吏之貴哉作顧成廟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賈誼諫曰
法使民得雇相鑄錢錢敢雜以鉛鐵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
情非為雜巧即不得贏辨利巧之甚微其利甚厚夫事有招禍
法有起姦令細民操造弊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利絕其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農事棄捐採銅曰多姦不
可絕已潁川人賈山上書諫曰夫錢者無用之器而可用易富
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令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
聽又上書言前世之誠曰昔秦賦歛重數以奉奢侈起咸陽
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為阿房之殿高十數仞
東西五百南北千步為宮室之盛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
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

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又築其外隱以金推樹
以青松為馳道之麗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
焉葬於驪山使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達三泉采合金石治
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遊觀上成山林
為葬埋之奢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塊而託葬焉百姓
不勝其役疲弊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罪而死刑者無
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天下以壞宗廟將絕滅矣始
皇居絕滅之中猶不自知乃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紀功自
以為過於堯舜以古謚法為少更以數為謚欲以一至萬世而
死不盈數目天下四面攻之兵破於項羽地奪於劉氏豈不
哀哉始皇不自知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是以道
諛者偷苟合容比其德則聖於堯舜論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
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听言則對訟言如

醉此之謂也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史工誦箴諫警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而改之見義而後之所以永有天下也今陛下將興堯舜之道猶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所樂減外佺止歲貢省厩馬以賦郡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匹以賑貧乏禮高年平刑獄天下悅喜臣聞山東吏有布詔令民雖老病或扶杖而往听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所成功業方就矣今聞或者陛下後方正賢俊之士與之射獵以傷大業臣竊悼之願止射獵以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季修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基上輒優容而納其言然明堂太季猶未足興是時吳王即山鑄錢而幸臣鄧通亦賜銅山得自鑄錢吳王鄧通能甚盛矣通蜀人也上嘗夢欲上天而能不有一黃頭郎推之願見其衣後穿資而求之漸臺見郎中鄧通衣後穿如夢中所見遂寵幸之通亦謹

身媚上而已不得預政事有善相者相通云當貧餓死故賜通銅山得自鑄錢上嘗親燕飲通家上病癰通嘗吮之上曰誰最憐我者通曰莫若太子上令太子吮癰而色難得通前允之太子慙由是心惠通及即位以通盜出徼鑄錢遂及案沒入財物卒窮餓寄死人家徙代王武為懷陽王徙太原王參為代王六年冬十月桃李花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發資徙蜀郡道死於雍謚曰厲初長居國驕恣不用漢法出稱警入稱蹕自作法令上令將軍薄昭與長書責之曰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人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今大王所行危亡之道高皇帝之神靈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矣昔周公誅管蔡以寧周室高帝廢之王以便事濟北李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行之於前漢用之於後今大王欲以親戚之意故望於上大王終不可得也宜急改行上書謝罪王得書不悅復令人使閩越匈奴與棘蒲侯太子柴

竒謀反羣臣廷尉雜奏長請論如法制詔曰朕不忍致法其赦
長死罪廢王有司請徙長蜀郡功都於是尽誅所與謀者載長
以輜車令縣次傳送給肉日五斤酒五升令美人人才人得幸者
十人從之長在道怨不肯食而死乃以民礼葬於雍置守墓三
十家而誅諸送傳不謹者淮南王之從也中郎將楚人袁盎
諫曰淮南王為人剛強行道有不遂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
曰吾將苦之耳令还之及長死上悲號甚恨盎曰陛下有高世
之名三此不足毀名陛下在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目不交
睫不解衣冠湯藥非陛下曰所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
陛下親以王者行之孝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專制陛下
從代來乘六乘之傳馳不測之淵雖貴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
至代邠西向讓天下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名立陛
下五讓過於許由四矣陛下遷淮南王欲使改過有司宿衛下

慎故病死上意乃解上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盜進攬轡上曰
將軍怯邪盜曰臣聞聖主不乘危陛下乘六駢馳不測之山
有馬鸞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苑
皇后慎夫人在禁中嘗同坐及生即署盎却慎夫人席慎夫人
怒不肯坐上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上下協和妾主
豈可同坐哉陛下所幸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承手上
乃悅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官者趙同數毀盎盎患
之盎兄子種謂盎曰宜庭辱之使其毀不用後上出趙同乘
盜伏之車前曰古者天子所共與六尺乘輿者皆天下豪俊今
漢雖之人陛下獨柰何与刑余之人共載上笑推同下同送下車
七年夏四月赦天下六月辛酉未央宮闕梁罌災本志以為東
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罌罌在外諸侯之象也僭大之咎也典
客馮敬為御史大夫

八年夏封淮南王子四人安為阜陵侯勃為安陽侯賜為周陽侯良為東城侯梁王太傅賈誼知上將復王之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陛下幸赦而遷之疾病而死天下誰不以王死之為不當今復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雖割之而王四子四子一心此非有白公子胥與於廣都之中必有專諸荊軻起於兩楹之間矣誼又上書言前世事曰大臣強者先反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制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從制則天下安矣割地定則為若干國令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先祖之分地其衆地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頒其子孫生者奉使君之示無所私焉令進言者皆曰天下已治臣獨以為未也夫挹火措於薪樵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今大國之王幼弱漢之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王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疾而罷彼自丞尉已下偏置私人則難作矣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尚為難治假使陛下居齊桓之處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假使韓信彭越黥布此數公存者當此之時陛下即位能自安乎今為漢治者無勤勞之苦不之鍾鼓之樂可使諸侯執道天下順治也承奉宗廟至孝也以育羣生至仁也垂法立業至明也當時大治使後世誦聖德使願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罔極以陛下之明達因使以知治體者得在下風致此非難也陛下誰憚之而久不為此今天下之勢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夷狄微令主上之操也天下供貢臣下之禮也足反在上首領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甚為執事蓋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必繫單于頸而制之死命不獵猛獸而獵田豕臣竊為陛下不取又令賣童僕者為

之文繡衣之絲屨富人嘉會以綺縠覆牆屋是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天下之不危者殆未之有也又曰三代有天下之長而秦享世之短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始生而教固以行矣成王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太保保其身體太傅傳之德義太師導之教訓又為置之三少皆上大夫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邪行者皆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則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孔子曰幼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及太子少長即入于太學承師道問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敬也養三老五更所以明孝悌也行以和焉步中採菴趨中大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

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三代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必有此具也及秦即不然棄禮義辭讓而上告愬刑罰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非斬劓人則夷三族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殺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如劓刈草莞豈唯胡亥之性惡哉所以道尊之者非其理也人主之所慎在其所趣舍以禮義治民者積禮義以刑罰治民者積刑罰禮義積而民和親刑罰積而民怨倍教化行而民康樂法令行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古者聖王制為等列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廉耻節儉以治君子大臣有罪賜死而無戮辱古者大臣有大譴呵則白冠整纓繫水加劔造請室而請罪於上不執縛係引而行有大罪北面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挫折而刑之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設廉耻以遇其臣臣下則厲節行以

報其上上善其言自是大臣有罪不及刑獄議又以為代邊近
匈奴而梁淮陽皆小不足以禦捍諸侯請以淮南地益淮陽割
淮陽北邊地及東郡益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捍吳楚則無
山東之憂萬世之利昔秦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今陛下垂拱
以成六國之禍不可以言智也雖身之無事萬年之後傳之
弱子不可以言仁愛後上徙淮陽王武為梁王王四十餘城有
長星出于東方九年夏大旱

漢紀卷第七

漢紀卷第七
神壇入壇
其主不

漢紀孝文帝卷下第八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張釋之為郎十年不
得調用欲歸袁盎賢之言於上以為謁者僕射上幸上林苑釋
之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畜夫代尉對
響應無窮上曰為吏不當如此邪詔釋之拜畜夫欲為上林令
釋之進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
兩人稱為長者言事曾未出口豈若畜夫啾啾利口捷給哉且
秦任刀筆吏爭以竒察相高故政陵遲至於主崩今以畜夫口
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爭口辨無實上之化下疾於影
響牽錯不可不察上曰善乃止拜釋之為公車令時梁王來朝
與太子共載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禁止不得入朝劾奏不敬
上乃免冠謝太后曰教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及梁
王乃得入朝後為中郎將從上至霸陵上望北山悽然傷懷謂

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感焉上稱善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至自代夏六月梁王揖薨無子國除揖上之少子也好讀書上愛之故以賈誼為傅王墮馬薨誼自傷為傅無狀旦暮哭泣歲余亦卒誼時年三十初河南太守吳公以誼為門下吏吳公以治郡第一徵入為廷尉薦誼為博士至太中大夫時年二十余表陳政事建立制度上以誼才任公鄉絳侯灌嬰等害之上乃疏之後謹為長沙王太傅誼過湘水作賦以辭弔屈原為傅數年上復思誼乃徵之上方坐宣室感鬼神事與誼言至半夜移席就之既罷上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勝之今見不如也以為梁王大傅賈誼謂漢士德所著述凡五十八篇匈奴寇邊狄道十有二年冬十有二

月河決東郡酸棗潰金堤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民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直吏民之所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其遣謁者勞賜各有差及問民所疾苦是歲吳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半左角長二寸半圍皆二寸本志以為吳後率兵為逆之象也

十有三年夏除祕祝之官詔曰祕祝之官祕過于下朕弗取其除之名山大川其在諸侯封內各自奉祠天子之官不領齊及濟南國廢令太祝歲時致祠夏五月詔除肉刑時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有女五人無男嘗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有益小女緹縈自傷泣乃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國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聞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身為官婢以贖父

刑使得自新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曰夫訓導不純而愚民陷焉或欲改行為善其道無由也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復何其刑之痛而不得理也其除肉刑有以易之遂改定律令六月詔除民田租

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

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畧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夫一佩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余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交佇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其家衆男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供車馬兵士徒之役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

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芸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種桑菜茹有
畦瓜瓠果菰殖於疆畔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
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
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
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鄉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序序以明教
庠以行礼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嗟我父子曰為改歲入
此室處春則出民間首平旦坐於右壟比長坐於左壟畢出而
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則民
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
省費燭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
歌詠各言其情是月余子以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六甲四方
五行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季季先王禮樂而知君臣之禮其秀

異者移鄉季季于庠序之異者移於國季季于小學諸侯歲貢
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學學于大學命曰造士然後爵命焉
孟春之月羣后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
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余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
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九年耕余三年之食進業
日升謂之升平三升曰泰二十七年余九年食謂之泰平而王
業大成刑措不用王道興矣故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
曰天秩有礼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
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
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衆衆日為同同方百
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四井為邑邑四為丘丘十
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兵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
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

司馬之法一同百里隄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
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
卿大夫菜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隄封十
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
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
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
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
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率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
十國為州州有牧牧有連率比年簡車徒卒正三年簡輿徒羣
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制土定業班民設教立武足兵之大
法也上過涓橋有人在橋下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訊之
曰遠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已為行過即出見車騎即走耳釋
之奏犯蹕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即令他馬固

不傷敗我乎釋之奏曰法者天子之所與天下共之今如重之
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今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
民安錯其手足上曰善廷尉當如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
王環者下廷尉廷尉奏當棄市上大怒曰此人無道乃盜先帝
器吾欲致之族矣釋之曰法如是足矣而有萬一愚人取長陵
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上乃許之曰廷尉當如是也釋之以議
法公平甚重於朝廷嘗公卿大會立庭中有王生者年老矣善
為黃老言以處士召見顧謂釋之曰為我結鞶釋之跪而結之
既罷或以責王生王生曰吾老矣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
張廷尉方為名臣故使結鞶欲以重之
十有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寇邊以十四萬騎入蕭關殺北地
都尉印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官候騎至雍起烽火通甘
泉上遣王將軍屯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即中令

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車
令賜吏卒上款自征匈奴羣臣諫不听皇太后固止之乃止東
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內史栾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出塞
師還時上輦過即署見即署長馮唐年七十餘矣問曰父老何
自為郎家安在對曰臣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謂
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餒食意未嘗不在鉅鹿
下也父老知之乎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臣大父
趙時為將卒善廉頗臣父為代郡將時善李牧故知其為人也
上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為豈將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
之不能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曰公衆辱我獨無閑處也
何以言云吾不能用也唐謝因對曰臣聞古之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自相以內寡人制之自相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
賞皆決於外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卒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牧乃得展其智力北逐單
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距韓魏當此之時趙幾霸會趙
王遷立用郭開讒而殺李牧是以為秦所滅今臣聞魏尚為雲
中守軍市之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殺牛以饗士卒軍
人是以匈奴遠遁不敢近雲中之塞虞嘗大入尚率車騎擊之
所傷殺甚衆上功幕府誤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陛下下之吏
削爵罰作之其賞不行史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
太輕罰太重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上悅是日令
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
國車騎士至景帝時為楚相卒為名臣
論曰以孝文之明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
年不見省用為唐白首屈於即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
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不易忠臣自古

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茲而况乱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
湘水子胥鳴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為安刘
氏者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
據塊然囚執悅首撫襟屈於獄吏豈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
猶孝子之於其親尽心焉尽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
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日遲
遲而行孟軻去齊王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過湘
水弔屈原惻愴慟懷豈徒忿然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
殊意矣及其傳梁王梁王薨哭泣而後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
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
此忠臣所以泣血歔後所以傷心也上方憂匈奴太子家令晁
錯上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
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

石山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平
陵漫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易相
遠山谷幽澗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
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藿藿竹
蕭草木叢龍枝葉接茂此矛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
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
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
之指相失此多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
同甲不堅密與祖禡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
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
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
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此四者
兵之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早身以事

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坡出入豁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飢渴不因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此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奔天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筰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伎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十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倏仰之間耳夫小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人飲食長技與匈奴

同可賜之堅甲繁衣勁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將之即有阻險則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技橫之加以衆此萬全之術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擇上嘉之而賜玺書寵答曰皇帝敬問太子家令所言兵體聞之書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是以萬所而萬不當也錯復上言云遠方之士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之者令室家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其外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五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造籬落先為屋室以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一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裳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

爵以自增其無夫若無妻子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居塞下之人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亡非以德上也歆全親戚而利其財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以實空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審其土地之宜然後營立邑城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之築室家有一堂兩內門戶之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之致醫巫以救病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姻死生相卹墳墓相後室家完安此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率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情者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

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則聲相知足以相救晝戰則服相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然後勸之以重賞威之以重罰則死不旋踵矣春三月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祠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言秦為水德後所不勝漢當為土德其符當有黃龍見丞相張倉好律歷以漢為水德河水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以罷之於是從蒼議色尚外黑內赤以此從水德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召公孫臣為博士後土德也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之祀秋九月奉賢良直言上策之曰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情之終始及

能直言極諫者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求惟朕之不德吏之不事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無有所隱著之于篇朕親覽焉太子家令晁錯對曰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過故自親事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衆生之類無不覆也者之徒無不載也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及水虫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萬物茂妖孽藏符瑞出澤潤天下光被四海此治國大體之功也臣聞三王臣主皆賢故合謀相輔政達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寧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乏也其為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動衆使民出於人情而後為之人情之所以惡不以情之所以欲不以禁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百姓之

家安寧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以國任之以政五伯之佐謹身履法奉公無私見賢不居其祿不過其量興利除害明賞慎罰直言極諫補主之過德天下威正諸侯此人臣極諫直言之功也臣聞秦之衰世任而信讒賊官室過度嗜欲無極法令煩僭刑罰暴酷茲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上下瓦解內外咸怨故絕嗣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擢為太中大夫齊王肥薨無子國除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色若人冠冕焉天下此瑞宜立祠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始作渭陽五帝廟同字五殿五門各如其帝色上親郊祀有輝光然屬天於是拜平為上大夫五月分齊為六國立齊悼惠王子六人將間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

為濟南王賢為淄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立淮南屬
王三子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建城侯良薨無
後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新垣令人獻之詐言闕下有
神王氣令天下大酺是歲淮陽相申屠嘉為御史大夫
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詐筮覓遂謀及誅夷三族春三月孝惠
皇后張氏薨

二年夏上幸雍還幸棫陽宮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八月戊
辰丞相張敖既免相年老口中無齒以女子為乳母年百余歲
卒著書八十篇言陰陽律歷事蒼之妻妾百數人庚午御史大
夫申屠嘉為丞相開封侯陶青翟為御史大夫有天狗下梁野
天狗如大流星有聲在其地類狗光炎如火照數頃地
三年春正月行幸代秋大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
一百余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十余家所殺三百余人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蝕之五月赦天下免諸官奴婢
人上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六月齊城門外有狗生
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車騎將軍李勉屯
飛狐口將軍蘇噠屯勾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周勃子亞夫為將
軍次細柳將軍劉禮次霸上將軍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單于退
遠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軍以下出入以騎
送迎拜謁已而之細柳軍軍吏被甲執銳彀弓弩持滿天子先
驅曰天子將至軍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有頃上
至不得入於是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曰吾欲入勞軍亞夫傳
言開壁門尉謂車騎曰將軍令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按轡
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天子為之改容式車使人稱詔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霸上棘門如兒戲耳月余三軍皆罷拜亞夫為中尉上戒太子曰即有急緩周亞夫可任將軍夏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施山澤減諸服御損即吏負發倉庫以振貧民民得買爵

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蝕之夏六月封竇廣國為章武侯拜中軍尉周亞夫為車騎將軍己亥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蓋聞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喜生而惡死皆厚葬以破其業重服以傷其生吾甚不取且朕以不德獲保社稷託君王之上二十余年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水惟年之不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終時復供養高廟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悲哀之有其令天下吏民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當

喪事服臨者皆無跣足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民哭臨殿申當臨者皆以且夕各十奉声礼畢罷非旦夕臨無得擅哭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十日釋服它不一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宜因其故無有所改所幸慎夫人已下至少使得令嫁已已皇帝葬霸陵

論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礼也雖然以國家之重慎其摧柄雖不諒闇存其大體可也

乙卯故韓王信之子積當及孫嬰率其眾來降封積當為弓高侯嬰為襄城侯

讚曰本紀稱孝文皇帝官室苑囿車馬御服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絺慎夫人雖幸衣不曳地帟帳無文繡以

示敦朴愛費百金不為露臺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王尉佗自立為帝以德懷之匈奴背約令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動勞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札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之張武等受賂金錢重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登顯洪業為漢太宗其盛矣哉揚雄有言文帝親屈帝尊以申亞夫之軍令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所感激云尔

漢紀卷第八

漢紀孝景帝卷第九

文帝子毋寘皇后名啓

皇帝丁未即位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值尾箕未至牽牛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孝文皇帝德厚侔於天地利澤施四海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奏昭德四時之舞丞相嘉等奏尊孝文廟為太宗奏昭德四時之舞令郡國皆立太宗廟四時舞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夏四月御史大夫陶青翟使匈奴結和親五月令民田收半租太中大夫任成周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衣弊不飾甚見親信上自幸其家者再賞賜甚厚仁常固讓諸侯羣臣贈遺無所受

二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賦春三月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余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六月丞

相申屠嘉薨時內史晁錯貴幸穿太上皇廟墻垣為舍門嘉奏請誅錯錯自歸上上曰此非真廟垣又我使為之錯無罪嘉曰悔不先誅錯為所賣遂斃血而死嘉為人廉直初鄧通侍文帝有慢禮嘉曰朝廷之禮不可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檄召通通恐入言文帝帝曰若往吾今召若通至嘉責之曰朝廷者乃高皇帝之朝廷通小臣乃敢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赦文帝使使持節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也君釋之通乃得免秋八月丁巳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左內史晁錯為御史大夫封蕭何曾孫喜為列侯先是喜兄則有罪失侯梁王來朝上與謨飲太后前上從容言曰萬歲之後傳於王詹事竇嬰者太后從兄子進曰天下者高帝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法矣陛下何以得傳梁王太后怒絕嬰女屬籍嬰遂免匈奴和親三年冬十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

本志曰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七國將反之應也十有一月白項烏與黑項烏共鬪楚國苦縣白項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過半十有二月吳城門自傾大船自覆本志以為金沚木也吳地以船為家天戒若曰國家將傾覆矣春正月淮陽王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逐濟南王辟光蕃川王賢膠東王熊渠皆謀反初上為太子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事道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之而死送喪至吳吳王怒曰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還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逆謀時齊人鄒陽淮陰人枚乘皆遊吳乘諫曰夫以一縷之絲象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至愚之人猶知其絕矣以君所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君變所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終萬乘之權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

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陽亦數諫吳王不聽乘陽皆去遊梁晁錯說上曰吳王驕恣陰有逆謀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其反遲而禍大於是楚趙有罪先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為使者自見膠西王合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南越北連匈奴吳王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小兒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君年上與寡人同等下與小兒同皆發移書郡國曰漢賊臣晁錯侵奪諸侯地陛下多疾志逸不能有察欲舉兵誅之弊國雖小精兵可得五十萬人南越分其卒半以隨寡人寡人又得三十萬趙王固與胡王有約寡人節衣食積金錢修甲兵聚糧食夜以繼日至今三十餘年寡人金錢布天下諸侯王日用之不能盡今人有能得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邑萬戶以城邑降者封萬戶若率萬人降者如大將軍科他皆以差受爵吳楚及書上聞晁錯議欲

令上自將兵身留居守計未定錯素與袁盎有却錯以盎前為吳相宜和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於是欲請治盎計未定盎密聞之乃夜因告竇嬰求見上言吳所以反狀錯方與上調兵食上問盎盎對曰吳王無能為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何以言吳無能為也盎對曰吳王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吳王若得豪傑亦將轉而為義則不反矣吳之所誘者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反錯曰盎筴之善上問計將安出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巨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意甚恨盎對曰吳楚言晁錯擅削諸侯地故先共誅錯復其故地而罷兵今計獨有斬錯發使使吳楚七國赦其罪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遂從其計斬錯東市拜盎為太常使使至吳吳王曰吾欲為東帝矣即劫盎使為將盎不聽使一都尉以

五百人圍守盜欲殺之初盜為吳相時從吏私盜姦盜侍婢吏懼而亡盜馳自追之遂以侍婢及侍兒賜之及見拘從吏適在守盜伍為司馬乃夜與盜俱亡而還枚乘獻書諫吳王曰昔秦西距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笮之塞東當六國之鋒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要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卒滅云國而并天下何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羗笮此其地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夫佞諛之臣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資於漢辟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劔鋒刃始接則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貴先帝之遺詔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此臣之所

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可十得其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虜東海之地絕吳餉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逼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千里之內張韓之將北地弓高宿衛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吳王不聽二月辛巳朔日有蝕之邯戰有狗與豕交本志以為趙王勃亂失類外交匈奴似犬豕之行也鋒侯周勃子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軍擊吳楚竇嬰為大將軍賜金五十斤嬰陳金廡下軍吏過輒令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嬰屯兵東陽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栾布擊齊太尉至霸上趙涉以布衣遮道說太尉曰吳楚聞將軍出兵必置伏兵姦人於都澠阨塞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關去趣藍田出武關指洛陽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柝鳴鼓諸侯聞之以將軍從

天降而下也亞夫從之已而使人披郤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亞夫既至洛陽見劇孟喜曰七國舉事而不用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孟者洛陽人為任俠行似魯朱家亞夫問故父客鄧都尉計策安出對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勿與戰使輕兵絕淮泗之口斷吳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以全制其虛吳必破矣從之吳攻梁梁王急請救亞夫亞夫不往梁王上書請救上詔亞夫救梁王亞夫不奉詔堅壁昌邑而使其淮泗口兵絕吳餉道吳楚之糧挑戰亞夫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有頃乃自定矣吳夜攻營壁東南亞夫使為備西北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飢乏乃引兵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是時弓高侯韓積當為將軍擊吳楚功冠諸侯吳王棄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江南保丹徒軍遂

三月吳楚平越人斬吳王頭以降吳之圍梁也梁將張羽韓安國距之羽能力戰安國能持重故吳兵不能進楚王戊軍大敗自殺戊初與吳通謀太中大夫申公白公諫不聽胥靡之衣赭衣杵臼舂於市初魯有穆生及申公白公皆與元王俱夸詩於浮丘伯浮丘伯者荀卿門人也元王常禮此三人穆生不飲酒常為設禮及王戊一朝失不設禮穆生將去申公白公止之曰不為先王乎穆生曰先王之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亡道亡道之君胡可與久處易稱知幾其神乎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而去申公白公獨留故及於難膠東膠西濟南菑川趙王皆伏誅徙廣川王為趙王初七國反連齊齊王城守留濟南膠東菑川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使於天子天子令還報齊堅守路中大夫還三國將劫而與之盟令反其言曰吳以破漢矣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言漢發兵

百萬使太尉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必堅守三國之將殺之齊被圍急陰與三國約未定會路中大夫至復堅守漢將聞齊初有謀欲擊齊齊王將聞懼自殺上以齊迫脅非其罪乃立其太子壽為濟北王志亦初與諸侯通謀後乃堅守聞齊王自殺而得立嗣志亦欲自殺齊人公孫爨止之因為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當吳越沮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勢不足以扞寇雖墜猶失也言於吳非其正計也昔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全其君春秋賢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嚮使濟北先見情實則吳必先屠濟北招燕趙而摠之如此山東之徒結而無却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迫徒衆而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厲節堅守不下使吳失據而無助跬行而獨瓦解土崩敗而無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以危危之濟北而諸侯爭強是猶羔犢而扞虎狼也守職志不撓可謂誠一家

矣功議如此尚見疑於上願大王詳思惟之梁孝悅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徙衡山王為濟北王吳之反也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故謚曰貞王徙廬江王賜為衡山王初吳楚使至淮南淮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應之臣願為將王屬之兵相因守城而距吳楚會漢救兵至故淮南王得以完全初晁錯改制削諸侯地錯父從潁川來諫止之錯曰不然社稷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矣遂歸去之曰吾不忍見禍及其身乃服藥而死後十餘日吳楚反晁氏族矣初謁者僕射鄧公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吳楚反聞晁錯死兵罷否對曰吳楚為謀數十年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晁錯患諸侯強大故請削之以安京師萬世之利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復讎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夏六月立元王子平陸侯禮

為楚王續元王後初諸侯得自除吏御史大夫已下官屬擬於天子國家唯為置丞相黃金印自吳楚反之後奪諸侯權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其後惟得衣食租稅而已負或乘牛車時乘而有功封欽侯為燕相有治迹民為之立生祠立皇子湍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徙淮南王余為魯王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王故吳國也非年十五有才氣吳之及也非上書請擊吳上賜非將軍印吳破以軍功封賜天子旌旗論曰江都王賜天子旌旗過矣夫唯盛德元功有天子之勲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賞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設於外實應於內事制於始志成於終故王者慎之

四年春復置諸閔用傳出入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七月臨江王闕薨謚

王無子國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夏募民徙陽邑錢戶二十萬遣公主妻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有二月雷雨霖秋九月皇后薄氏廢皇后薄太后兄女上為太子特太后取以配上無寵無子故廢梁王來朝上使乘輿馳駟馬逆梁王於闕下入則侍帝出則同輿梁王侍郎謁者著金貂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官無異居其國驕僭營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出稱警言入言蹕擬於天子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招延遊士四方並至梁王親而有功太后少子愛之太后心欲以為漢嗣大臣袁盎等十餘人議於前不聽梁王怒之陰始人刺殺盎其餘人未得上疑梁王所為先是齊人公孫詭羊勝多奇邪計初見梁王梁王賜千金宮至中尉號將軍常為王內謀上使使案梁捕勝

詭勝詭等自殺上召故雲中太守田叔使案梁王具得其事還報曰陛下無以梁為事也今梁王不就誅是漢法不行也若其伏法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善之以為魯相枚乘鄒陽數諫梁王梁王不聽及梁王事急梁王賞陽千金令求方略士齊人王先生多奇計鄒陽往見之王先生曰必見王長君長君者王夫人兄也陽發悟於心遂見長君曰竊聞長君女弟幸於後宮而長君行迹多不順道理今梁事既窮竟梁王恐誅此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側目切齒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長君誠為上言之得無竟梁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女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舜之弟象曰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有鼻仁人之於兄弟也不含怒不宿怨厚親愛而已魯公子愛父使僕人殺子般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春秋以為失親親之道以此說天子僥倖梁事得不奏長君曰敬諾入言之

及梁內史韓安國亦因長公主解說梁事梁王卒得不治初陽為勝詭所讒王因囚之將殺之乃徙獄中上疏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蓋有以然今定虛矣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我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策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於天地而信不喻於兩主豈不哀哉今臣尽忠畢義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王復出而燕秦不悟矣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然後改楚王胡亥之听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夫偏聽生姦獨任成乱是以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者何則衆口爍金積毀銷骨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之人莫不案劍而怒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

乘之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愚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脚於宋丞相中山范睢折脅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狹孤時之交故不能自免於讒諛之人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皆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百里奚乞食於路秦穆公授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齊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假譽於左右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衆口所不能離豈惑於浮辭哉是以聖主不牽於卑辭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獨化於陶鈞之上而觀乎昭曠之道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迴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窟穴巖石之中耳安肯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王梁王立出之以為上客故乘以數諫吳王上拜乘弘農都尉

乘久為諸侯上客不樂為郡吏後病免遊於梁田叔既至魯魯民以王取財邀相自言者百餘人叔取渠率少咎怒曰之王曰非汝主邪何敢自言王王慙乃取中府錢令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今令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王好遊獵叔常從王輒休相就館叔坐苑外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復出遊七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日有蝕之春正月皇太子榮廢為臨江山王榮者帝長子栗姬之子上帝囑諸子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素怨言不遜上乃廢姬及太子栗姬以憂死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初皇后嫁為金王孫妻其母藏兒下相之當貴乃奪金氏而內太子宮王后方姓身夢日入懷遂生男丁巳立膠東王徹為太子實王皇后子也中尉衛綰為太子太傅綰太陵人也為人謹慎敦厚上為太子時常召文帝左右近臣飲酒綰獨稱疾不行及上即位將幸上林詔綰乘

上謂綰曰今君知所以參乘乎乃我為太子時召君不來故文
皇帝有遺言昌綰長者善遇之六月乙巳丞相陶青免太尉周
亞夫為丞相是歲太僕周舍為御史大夫

中元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周昌孫荀為列侯
二年春令諸侯王薨死及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誅笑列侯
薨及諸侯王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誅笑王薨追光祿大夫
弔祔祠贈視喪事因立嗣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立
嗣其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冢無三百人事畢春二月臨
江王榮坐侵宗廟壩垣為宮上徵榮臨江官屬祖榮於北門
外升車軸折父老泣曰我王不還矣至邳王詣中尉中尉邳都
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有鶯數千萬頭銜土置冢上百姓
怜之無子國除邳都河東人也為人剛勇而有氣公廉常稱曰
親事君固當奉節死職終不顧妻子矣常從上入上林賈姬

在廁野豕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
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還豕亦不傷賈
姬都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之貴戚宗室側目而
視號曰蒼鷹是時濟南閻氏三百餘家豪猾放縱二千石莫能
折也及都為濟南相誅閻氏首惡郡中震慄道不拾遺旁十餘
郡畏都如大府後為鴈門太守匈奴不敢過鴈門胡王為偶人
像都令騎射莫能中其見憚如

釋之太后以臨江

王之死也怨之遂斬都是時寧成周陽由此皆嚴剋為治成為
濟南都尉邳都為前後都尉皆步入府門因吏謁見如縣令
及成至直陵都出其上然都素聞其聲亦與結歡後成為中尉
其治放邳都其廉弗及也自此之後吏治多放成由者已是時
季布弟季心亦任俠立然諾作氣蓋閩中方數千里士爭為之
死心為中尉司馬邳都為中尉不敢加也夏四月有星孛于西方

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尉為都尉九月封楚趙傅相死事者四人子為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三年冬十有一月罷諸侯王御史大夫官夏四月旱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方戊戌晦日有蝕之既丞相周亞夫免御史大夫周舍為丞相立皇子乘為清河王太子太傅衛綰為御史大夫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夏蝗秋赦天下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許之十月戊午日有蝕之五年夏四月立皇子彘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東闕災九月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諸獄疑雖文致於法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六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十有二月定鑄錢偽黃金法乘市令春三月雨雪夏四月梁王武薨謚曰孝王時梁王北獵梁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為牛禍思心務亂之咎也乃分梁為五

國及封梁孝王男五人女五人皆食湯沐邑五月丙戌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勗為淄川王彭離為濟南王定為山陽王識為濟陰王不疑為衡山王詔令吏二千石朱兩輪千石至六百石車朱左輪詔有司減笞法自除肉刑之後笞五百三百率多死者故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猶尚不全又詔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宜定捶令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大半寸皆平其節當醫笞者不得更人笞畢一人笞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威酒泉邑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三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後元元年春正月詔曰獄者重事也其疑獄有令讞之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夏大酺五日五月地震秋七月丙午丞相周舍免乙巳先晦一日日有蝕之八月壬辰御史大夫衛綰為丞相衛尉直

不疑為御史大夫不疑南陽人也好黃老術隱名迹初為郎其同舍郎有告歸者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即意不疑盜金不疑買金償之後告歸即還乃知之或毀不疑淫媵不疑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矣吳楚及時為將軍封塞侯條周亞夫下獄死時為父買尚方工官甲楯五百枚可以葬者取庸治之不與產直庸怒而上吏反告之事連亞夫召致廷尉責問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何謂反乎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耳初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及至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死亞夫為河內太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年為侯八年為將九年為相貴重於人臣無二其後當餓死縱理入口餓死法也居三歲兄勝有罪免文帝封亞夫續絳侯後盡如負言上欲廢栗姬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是疏之而梁孝王以吳楚之圍怨亞夫不救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太后欲封

兄王信上謙讓不許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竇長君在時不得侯及死其子彭祖乃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天下共擊之上默然遂不封

論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當天下共擊之是權時之言以脅驕放者而亡夫立王侯必天子也而曰天下共擊之是教下犯上而興兵亂之階也若後人不修是盟約不行也書曰法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為典未可通也匈奴徐盧等五人降上欲封之亞夫曰彼背其主陛下何以貴人臣守節哉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之論曰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由之則以功封其逋逃之臣賞有等差可無列土矣上常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啜又不置著亞夫心不

平顧謂掌席者取筋亞夫煎食既出上目送之曰此快快非少主之臣也亞夫以數忤上意故得罪也

二年冬十月詔省列侯之國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以歲不登禁食馬粟食馬粟者沒入之封皇后兄王信為孟侯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功害則寒之原夫飢寒並至能不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采盛祭服以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蠶常有畜積以備災害強無陵弱衆不暴寡耆老以壽終孤幼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為吏以貨賂為市盜奪百姓侵侮萬民縣丞長吏縱姦法與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自漢初務本勸農累世承業至是始天下殷富家給

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億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充實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官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仁義興焉

三年春正月詔萬民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詔曰高年者人所尊敬鰥寡孤獨者人所哀憐也其令八歲已下八十已上及孕子未乳當鞠繫者無訟繫之甲午帝崩于未央宮遺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民戶百錢出宮人復終身讚曰本紀稱周秦之弊網密文峻而姦不勝漢興掃除苛政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恭約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稱文景美矣

漢紀孝武帝一卷第十
景帝太子母
王夫人名徹

漢紀孝武帝一卷第十
景帝太子母
王夫人名徹
皇帝甲子即位年十六二月癸酉孝景帝葬陽陵三月尊太后
母藏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田勝為列侯藏兒初為槐里王仲妻
生太后後改嫁長陵田氏生蚡反勝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
治刑名縱橫之術亂國政罷之春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民
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行三銖錢夏四月詔民年九十已
上復子若孫令奉供養五月詔修山川之祀六月丞相衛綰免病
寅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秋七月詔省衛士
卒萬人罷宛馬賜貧民遣使者安車輶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
議立明堂申公年八十餘矣上問以政事對曰為治者不至於多
言願力行何如耳拜為太中大夫漢興草創尚簡易未甚用儒
者而竇太后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至上即

漢紀孝武帝一卷第十
景帝太子母
王夫人名徹
皇帝甲子即位年十六二月癸酉孝景帝葬陽陵三月尊太后
母藏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田勝為列侯藏兒初為槐里王仲妻
生太后後改嫁長陵田氏生蚡反勝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
治刑名縱橫之術亂國政罷之春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民
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行三銖錢夏四月詔民年九十已
上復子若孫令奉供養五月詔修山川之祀六月丞相衛綰免病
寅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秋七月詔省衛士
卒萬人罷宛馬賜貧民遣使者安車輶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
議立明堂申公年八十餘矣上問以政事對曰為治者不至於多
言願力行何如耳拜為太中大夫漢興草創尚簡易未甚用儒
者而竇太后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至上即

位乃崇立太學矣

二年冬十月丞相竇嬰太尉田蚡

扶吻

皆免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

王臧下獄死嬰蚡綰藏皆同心欲興太學建立明堂以朝諸侯而

嬰請無奏事太皇太后又罷竇氏子弟無行者絕屬籍故謗毀

日至竇太后怒皆拉之罪明堂遂不立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

三月己未太常許昌為丞相夏四月戊申有星如日夜出初置

茂陵邑徙郡國豪傑於茂陵河內郭解在徙中衛將軍為言解

家貧不應從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知之此不貧也及解從諸

公贈送出千餘萬解任俠睚眦

上崖

下柴觸死於塵中者其衆藏匿止

命攻剽作姦不可勝數然折節恭約厚施而薄望解嘗出有人

箕踞視之者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不听乃陰使吏脫其徭

役其人乃肉袒謝罪解姊子與人爭不直人殺之自歸解解曰

吾兒不直公殺之故當自縱之諸公聞之皆多賢解洛陽人有

相仇者賢豪居其間以十數不能初解客乃令解見仇家仇家

听命解夜至夜去解乃謂仇家曰解如何從他郡奪人邑中權

乎且頃士大夫復居其間乃听之其居家夜過半後門閤住車

常十餘乘有與解忤者少年輒為報執仇不使解知也解兄子

為解殺人為其家人上書自訟之又殺之闕下上捕解解止過

臨淄籍少翁少翁素不知解然慕其名送之出閤自殺以絕口

語其得人率如此豪賢知與不知聞聲爭與交歡後捕得解所

犯皆在赦前後有謗毀解者客殺之斷其舌解實不知有司奏

解無罪時公孫弘為丞相以為解布衣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甚

於知遂族之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日遊俠二曰遊說三曰

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說

作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也取人以令時好連黨

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

害德敗法惑世失先生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貞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衆声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息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騁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遊

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矣民之慕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主於為詐紹徒衆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舉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為姦軌矣其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毀譽失其貞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

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偽辨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壹
聖人之至道則詐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
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竒怪焉正人事則妖偽之言塞
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
修其身守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
化成矣

三年春河水決溢于平原大飢人民相食賜茂陵徙者戶錢二
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濟北王明廢
遷房陵坐殺太傅中尉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上以問太尉武
安侯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其常事也又數反覆不煩中國自
秦時棄之不內屬有詔太中大夫嚴助詰蚡曰但患力不能救
德不能覆誠能何乘之且秦時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乎今小
國以窮困告急於天子天子不能救當安所訴又何以子萬國

乃遣助使持節發會稽兵救之未至閩越走九月丙子晦日有
蝕之起上林苑時上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蓋屋以東宜
春以西北自阿城屬之南山隄封頃畝價直欲除以為苑侍郎東
方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懿天應以福驕盈奢靡天應以福鄴
鄙之間號曰土膏其價畝直一金規以為苑上乏國家之用下
奪農桑之業不可一也威荆棘之大崇虎狼之墟懷民冢墓發民
廬舍令幼小懷土而思耆老流淚而悲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
而囿之馳騎逐東西車輦駕南北有深溝大渠險阻之危不可
三也務苑囿之大不卹農時非所以強國富民也夫穀作九市
之宮而諸侯叛楚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敗秦興阿房之殿
而天下亂上乃賜金百斤拜為太中大夫然猶起上林苑朔字曼
倩平原人也好學稱為滑稽年二十三初為郎中上書自稱待詔
公車奉祿薄朔謂侏儒曰上欲盡殺汝侏儒大恐皆叩頭號泣

上召問朔朔對曰侏儒長三尺臣朔長九尺三寸俸祿正等侏
儒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宜異其祿不可用罷之
無但虛索長安米也上大夫使待詔金馬門稍稍親近之上置
守宮於盆下使筮者射之莫能中朔自請布卦射之曰臣欲以
為龍復無角臣欲以為地復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此非守宮
當是蜥蜴上曰善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優郭
舍人等曰朔幸中耳乃復覆置樹上寄生於盆中曰朔知之榜
步臣百不中賜臣帛朔曰是竇數也舍人曰朔果不能中朔曰
濕肉為膾乾肉為脯樹上為寄生盆下為竇數乃榜舍人百
朔對問響應權變鋒出文章辭令橫無窮上頗倡優畜之
然而時發忠直之言極諫尤亦以此異焉朔因設客難已用位
卑以自慰諭文多不錄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
默然無言者三年吳王怪而問之曰可以談矣先生伏而唯唯

王曰可以談矣先生曰於戲可言乎哉談何容易王曰何為其
然也寡人將听焉先生對曰昔閔龍逢深諫於桀王子比干直
言於紂此二臣者皆尽忠極慮將以為君之策除君之禍也然
以蒙不辜之戮為天下笑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
雕琢刻鏤之好以納於上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而見親近
故宗廟崩弛國家立墟夫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榆榆煦煦終無
益於主上之始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儼然而作矜莊之貌深
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除百姓之害則忤於時主之心
離於衰世之法故養性愛命之士莫肯進也遂隱居深山以詠
先聖之風是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也如是邪
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瞿然易容為坐而
聽之先生曰昔伊尹負鼎于湯太公釣於渭濱而遇文王心合
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故能誅暴亂摠遠方一

統類美風俗而王業興矣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
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默然俛而深思仰而泣曰
嗟乎殆哉余國之不忘也縣縣哉聯聯哉於是立明堂之朝齊
君臣之位舉賢才而德惠施仁義恭儉節約減後宮之費損車
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奢靡卑宮室壞苑囿填池塹
以與貧民開內藏以賚窮乏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
此三年陰陽調和萬物咸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畜
積有餘囹圄空虚鳳凰來集麒麟在郊遠方異俗慕義我向風
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然而人主莫肯為也悲夫
是時上以安車蒲輪迎枚乘乘年老道死而乘子臯亦以談說
能為辭賦得幸比朔上好自擊熊豕即中司馬相如從上獵長
楊長卿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
慶忌勇則賁育然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

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過逸羣之獸駭於不存之地犯屬車之
清塵輿不及還轅馬不及旋踵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
伎而不及用枯木朽株盡為患難矣是以胡越起於轂下而羗
夷接軫矣豈不殆哉雖曰萬全而無害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涉乎豐草
馳乎丘墟前有利獸之樂內無存變之計其為害也不難上
善之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初家貧與臨功令王吉相善
富人卓王孫置酒請令并請相如相如善鼓琴王孫寡女字文
君好音夜奔相如遂與俱歸成都後家貧夫妻酤酒臨卭卓王
孫恥之杜門不出後不得已乃厚分財物遺文君而相如作子
虛賦上得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或對曰司馬相
如所作也上驚乃召相如相如復奏上林賦拜為郎中子虛上
林皆言苑囿之美卒歸之於節儉因託以諷焉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四年夏有氣赤如血六月旱秋七月有星孛于東北江都相陳
人鄭當時為內史每朝候上閑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
轂名士常以為賢於己祿賜盡以饋士大夫家無餘財實客
甚盛及中廢賓客衰落先是下邳程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
廢門外可設雀羅復廷尉客復往程公大板署其門曰一死
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冬十
月地震是歲武強侯嚴青翟為御史大夫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蝕之行半兩錢罷三銖錢初置五經
博士博士本秦官掌通古今負至數十人漢置五經而已太常
選人年十八以上好學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慎於鄉里者
令與計偕受業太常補弟子一歲輒課通經一藝補文學掌故
高弟為郎中其秀才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不才不事學者罷
之是時廬江人文翁為蜀郡太守其為人愛學好教化見蜀地

僻陋有蠻夷之風文翁乃選郡縣小吏有才器者輒給資用令
諸博士受業還皆以為右職用察舉之又修起學館於城中學
者復除徃役常選學官童子所在便坐受書每事常出入行縣
益從諸生明經修行傳教出入縣邑見而榮之由是蜀地大化
學者比齊魯焉郡國學校官自文翁始也夏四月平原君薨五
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薨清阿王乘薨

六年春三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災上素
服五日其後太中大夫董仲舒居家推其意以高廟不當居遼
東高園便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
高園在內像大臣不正者天戒若曰去諸侯大臣貴幸而正者
云爾時太中大夫主父偃素妬嫉仲舒竊其書奏之仲舒下獄
吏當死詔之本志以為淮南王田蚡之應也五月丁亥太皇太
后崩六月癸巳丞相許昌免武安侯田蚡為丞相有星孛于東

北方秋七月有星出于東方長終天本志曰是謂蚩尤之旗以
彗星而終後曲見則天子征伐四夷閩越圍南越南越守天子
約不敢發兵上遣大司農韓安國帥師出會稽大行王恢出豫
章救之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地斷髮文身之人不可
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之自三代之盛明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不
能服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古者封內甸服封
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之勢異也越人名
為番臣實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耳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
勞蠻夷也且越人故數反覆非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中
國兵革無時得息也間歲以來不登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舉
輪而踰嶺拖舟而入水行數千里夾以深林叢竹又多蝮蛇猛獸夏月
暑時則生嘔泄霍亂之病曾未接兵死傷者必衆多矣或以越人
衆兵強能作難邊地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隔絕

車道不通天地所以絕內外也其入中國必先下嶺水嶺水之
峭峻漂石破舟不可大船運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由餘
干界內積糧食而入山伐材治船邊地守候城使謹防越人
有伐材輒收捕之焚其積聚雖百越無柰邊城何也臣聞越兵
卒不下數十萬人所以入者五倍乃足挽車奉餉不在其中且
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蕭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
舟中國之人不和其地勢不能服其水土雖有強兵百不當一臣
安竊為陛下重之臣聞閩越王弟甲殺其王甲以誅死其民衆未
有所屬陛下若欲納之中國遣重臣臨問存卹施德垂賞此必
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無用之則斷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侯
王此必委質為蕃臣矣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
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天下歸服今以兵深入其地此
為有司欲圖滅之也必雉免逃竄深入阻險

復羣聚審而守之卒勞糧乏丁壯從軍老
子不耕婦人不織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萬
民若于兵事逃亡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
秦時嘗使尉他屠睢擊南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逃入山
林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彌久士卒勞倦越人乃出擊
之秦師大敗乃發兵戍當之時內外騷動百姓疲弊行者不
還往者莫返天下之人皆不聊生逃竄相聚羣為盜賊是故山
東之難興矣兵者凶器也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吏故姦邪
後此始矣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尅之以盛德之天子伐小蠻
夷而猶三年言用兵之難也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數
為園江漢為池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供租稅之入足以供
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宸憑玉几南面而听斷
號令天下莫不響應使元元之民皆安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

之無窮天下之安猶若大山而四維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
之間煩汗馬之勞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是時兵已出未逾
五嶺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罷兵上嘉淮南王之意美
將帥之功乃遣嚴助喻淮南之意且諷切南越南越頓首遣李
隨助入侍是時嚴助薦邑子朱買臣為太中大夫買臣因說東
越王故居泉山一夫守險千夫不能上今更徙南五百里居大
澤中今發兵浮海直至泉山陳舟列騎席卷南行必破滅也上
即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
還故鄉富貴於子如何買臣頓首謝上既到郡與橫海將軍韓
說等俱擊東越大破有功初買臣家貧好讀書樵薪自給吟詠
且行時人謂之癡其妻恥之而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貴今
四十八矣待我富貴當報汝勤苦其妻恚曰嘻公終餓死耳何
以報我遂改嫁其後買臣嘗負薪於墓間故妻與其夫俱上冢

以為得志見買臣飢寒呼飲食之後數歲為會稽太守故妻與其後夫治道甚窮乏買臣命後車載其夫婦置後園中給衣食經數月妻自縊死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黯字長孺東郡人也好直諫上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不施仁義如何欲效堯舜之治乎上大怒變色而罷朝羣臣共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者順意陷主不義乎自丞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見黯必冠上嘗在武帳不冠望見黯奏事避入幃中使人可其奏其見禮敬如此初南越人相攻黯為中謁者使越不至而報上曰越人相攻其常俗也不足勞天子之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使黯視之還曰人家屋相比火相連乃不足為怪臣憂有甚於火者憂河內飢民相食臣謹以按節發河內粟以賑飢民請受矯制之罪上賢而赦之上嘗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逾人然

至其輔少主威四夷守城郭愛百姓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黯近之矣御史大夫嚴青翟免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漢紀孝武帝一卷第十

左迪功郎紹興府山陰縣主簿兼主管文字 鄭若谷



